通志堂集

通志堂集卷十七

納蘭性德容若原名成德

渌水亭雜識三

今人多云設虛位禘其祖之所自出如楊志仁復議論者僅嘉靖十年舉行一次後不復行適考之實録嘉靖十年辛卯舉行詔以後丙辛年行之十五年丙申四月仍行大禘禮二十年辛丑四月九廟火詔暫罷能遂永停矣其實行大禘凡兩次

洪範五福六極無貴賤蓋古無不肖而貴亦無有

德而賤者貴則禄及之而富矣故富可以槩貴賤則禄弗及而貧矣故貧可以槩賤周禮八柄馭羣臣二曰禄以馭其富六曰奪以馭其貧是也

望其轂欲其㦸爾而纖也注鄭司農云讀爲紛容㦸參之㦸疏先鄭云此蓋有文今檢未得此句本見上林賦紛溶㦸篸猗犯從風前注迻崇于軫讀爲倚移從風之移疏司馬長卿上林賦云從風倚移此二句連文而復云檢未得未知何意

兊爲口舌其於人也但可以爲臣爲妾而巳以言

說人豈非妾婦之道乎

凡人於交友之間口惠而實不至則其出而事君必至於靜言庸違故舜之御臣也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而孔子之於門人亦嘗聽其言而觀其行

淮南子氾論訓直躬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尾生與婦人期而死之是徑以直躬爲人名矣然此說本於呂氏春秋

呂子昔者禹一沐而三握髮一食而三起以禮有道之士周公吐握之說見於荀子人罕稱禹也

齊武帝云學士輩不堪經國唯大讀書耳經國一劉係宗足矣沈約王融數百人於事何用此大字是多字義

藝士傳徐之才常與朝士出遊遥望羣犬競走諸人請令試目之之才即應聲云爲是宋鵲爲是韓盧爲逐李斯東走爲負帝女南徂此段復見之序傳是温子昇與李神儁語當時傳聞之譌亦失於檢正

宋人有嫁子者云云其子竊而藏之君公知其盜

也遂而去之君公其舅之稱歟故婦人謂夫之兄曰兄公

郭況族姊爲皇祖考夫人謁見光武大喜曰乃今得大舅乎按大舅稱舅公

董徵遷安州刺史因述職路次過家置酒高會乃言曰腰龜返國昔人稱榮仗節還家云胡不樂誡子弟曰此之富貴非是天降乃勤學所致耳與桓榮稽古之榮皆老生陋態遺嗤千古

李紳周員外席上觀柘枝詩畫鼓拖環錦臂攘令

京師迎年鼓製施兩銅環以手擊之高下環聲相
聞疑即其遺製也
宋湜字持正名字與皇甫湜同詩箋湜正持也
杜子美昔遊詩幽燕夙用武供給亦勞哉吳門持
粟帛泛海凌蓬萊後出塞云漁陽豪俠地擊鼓吹
笙竽雲帆轉遼海粳稻來東吳按唐會要開元二
十七年李適爲幽州節度河北海運使唐書姜師
度穿平鹵渠以避海難蓋元之海運自崇明抵直
沽唐時海運則自登州轉而平州以達於薊故子

美云然也

天地人謂之三才輪人以轂輻牙爲三才弓人膠漆絲爲三才然其所謂三才者亦眇矣

史記韓世忠江上事云金山有紅袍者墮馬騰而跨之馳去今則未見有馳處史言誣乎古今地異乎

周禮注疏疏籑食菜餗蒸若今煑葉也按今俗蒸餅用菜爲餡此類是矣　易鼎九四鼎折足覆公餗鄭注云糝謂之餗震爲竹之萌曰筍筍者餗之

爲菜也是八珍之食按周亦以筍爲珍味故其詩曰維筍及蒲饋食之籩亦有筍菹

廩法有數名春秋御廩災天子亦有御廩單言廩則平常掌米之廩明堂位魯有米廩有虞氏之學以有虞氏尚孝合藏粢盛之委故名學爲米廩非廩祿也詩亦有高廩以其萬億及秭非藏米之數故以藏穗言之與常廩御廩又異

周禮注堂塗謂階前若今令甓䄙也疏漢時名堂塗爲令甓䄙令甓則今之磚也䄙則磚道也令音

零𥿄音階

羊車注羊善也羊車若今定張車疏亦未知定張車何所用但知在宮内所用故差小爲之謂之羊車也愚按定張車與果下馬俱宮内所用

服虔曰持高帝衣冠月旦以遊于衆廟已而復之

按月旦謂月出時也

傅介子年十四好學書嘗棄觚而歎曰丈夫當立功絶域何能坐事散儒棄觚與班生投筆相類

春秋書星孛有言其所起者有言其所入者文公

十四年秋有星孛入于北斗不言所起重在北斗也昭公十七年有星孛于大辰西及漢不言及漢重不在漢也

按宋史祈報禮曰凡旱蝗水潦無雪皆禜禱焉故本紀太祖乾德元年十二月甲寅命近臣祈雪開寶五年十二月乙酉朔祈雪乙卯大雨雪六年十二月壬午命近臣祈雪七年十二月辛亥命近臣祈雪太宗雍熙二年十一月戊子禱雪十二月癸卯南康軍言雪降三尺三年十一月丙戌幸建隆

觀相國寺祈雪十二月乙未朔大雨雪宴羣臣玉華殿四年十二月壬寅幸建隆觀相國寺祈雪丁巳大雨雪淳化二年十一月己酉幸建隆觀相國寺祈雪至道二年十二月命宰相以下百官詣諸寺觀禱雪甲寅雨雪大有年仁宗天聖九年十一月己丑祈雪於會靈觀神宗熙寧元年十一月癸未命宰臣禱雪十二月己亥朔命宰臣禱雪癸丑禱雪於郊廟社稷哲宗元祐七年十二月庚午祈雪紹聖元年十二月庚辰命諸路祈雪終北宋之

世祈雪凡十有五見或曰此禮古乎愚曰考之周禮未見而左傳昭公元年子產曰山川之神則水旱癘疫之災於是乎禜之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禜之此非祈雪之明證乎或曰雪風雨之不時當禜矣而霜則何爲愚曰詩正月繁霜正月建巳之月也春秋冬十月隕霜殺菽十月建酉之月也於此二月而霜非災變之尤者乎遇災而懼故亦爲之禜禱焉

文獻通考止有祈雨祈晴并無祈雪愚嘗謂通考

雖千古奇書而多未備茲其一端乎又考唐書禮樂志并祈雨祈晴亦缺踈矣祈雪禮實昉於宋

晉書賈謐傳謐爲秘書監掌國史先是朝廷議立晉書限斷中書監荀勗謂宜以魏正始起年著作郎王瓚欲行嘉平以下朝臣盡入晉史於時依違未有所決惠帝立更使議之謐上議請從泰始爲斷於是下三府司徒王戎司空張華領軍將軍王衍侍中樂廣黃門侍郎嵇紹國子博士謝衡皆從謐議騎都尉濟北侯荀畯侍中荀藩黃門侍郎華

混以爲宜用正始開元博士荀熙刁協謂宜嘉平起年謚重執奏戎華之議事遂始行潘岳傳謚晉書限斷亦岳之辭也按正始魏主曹芳年號始庚申終戊辰凡九年嘉平則芳在位之第十年己巳司馬懿殺曹爽自爲丞相時也又後十六年方爲泰始元年乙酉司馬炎簒魏自立矣竊以賈謚限斷請自泰始雖聖人亦不能廢其言

呂氏春秋尊師云子張魯之鄙家也顏涿聚梁父之大盜也學於孔子段干木晉國之大駔也學於

子夏高何縣子石齊國之暴者也指於鄉曲學於子墨子索盧參東方之鉅狡也學於禽滑黎此六人者刑戮死辱之人也今非徒免於刑戮死辱也由此爲天下名士顯人以終其壽王公大人從而禮之此得之於學也

史記李斯列傳秦王乃拜斯爲長史聽其計陰遣謀士齎持金玉以游說諸侯諸侯名士可下以財者厚遺結之不肯者利劒刺之離其君臣之計又張耳陳餘列傳秦滅魏數歲已聞此兩人魏之名

士也

或問名士之稱何昉乎曰見於經則月令聘名士見於史則李斯傳諸侯名士張耳陳餘傳此兩人魏之名士見於子則子張顏涿聚段干木高何縣子石子索盧參此六人爲天下名士顯人是也大抵名士之稱權輿於六國之末而極盛於東漢之世

張天如史論有云桓帝之世有宦官有名士天子爲宦官而驅除名士靈帝之世有宦官無名士宦

官不復畏名士而專制天子
北齊濟南王立爲皇太子初學反語於跡字下注云自反侍者未達其故太子曰跡字足旁亦豈非自反耶以足亦反爲跡也
魏書安同父屈仕慕容暐爲殿中郎將同長子亦名屈典太倉事盜粳米者也孫竟與祖同名
魏黃門王遵業風儀清秀從容恬素若處丘園嘗著穿角履好事者多毀履以學之可與郭泰折角巾作對

世傳宣爐由煉銅十二火故有光彩而雲南麗江之銅甚精曝以日光即有光彩安知宣爐非此銅所鑄宣爐世所重者如鰍耳魚耳雅式者也亦有至怪之式如波斯馬槽者而實出宣朝所作

宋硯大抵不發墨近年竭江以取下巖之石曰蕉葉白者發墨如泛油則知傳世宋硯本非良材硯取發墨非止易濃亦以作字有寶光耳

宋之團茶末之而加以香藥失茶之本味極爲可笑而墨則必貴香冰麝之值倍煙值

造墨用獨草取煙獨草則煙細而煙非桐油不黑墨工在徽歙而煙則產於楚地彼處產桐子故也文衡山曾見一紙廣二丈趙文敏不敢作字題記而已此必王家之物不知紙工以何器成之

墨之善者不獨在煙亦在於杵墨料同而蒸碓多百日者則倍勝更多更勝李廷珪墨可以刮舌殆亦以此

墨用鹿角膠非良法也墨忌者鹵氣鹿生深山中其角猶有鹵氣生海濱者更甚但用黃牛之草天

泉漂之至鹵氣去煎之成膠即以入煙最善若寒凝之後更溶化而爲之即不盡美故曰膠新杵到

古之車戰以一車統百人萬人秖須百車統之法甚簡易廢車用步法不得不密密則煩矣

古兵法只用車駕車以馬故周禮夏官稱司馬國大則馬多故問國君之富數馬以對

獠獞兵器每洞各習一種其習標槍者鐵刃重二斤把圍之木一臂而開發無不中狼兵則專習筅田州岑氏則習雙刃皆絕技也鄰洞莫非世讎其

精兵留以自衛應調乃次等者

西人風車藉風力以轉動可省人力此器揚州自有之而不及彼之便易西人取井水以灌溉有恒昇車其理即中國之風箱也

中國用桔槔大費人力西人有龍尾車妙絕其制用一木柱徑六七寸分八分橘囊如螺旋者圍於柱外斜置水中而轉之水被誘則上行而登田又以風車轉之則數百畝田之水一人足以致之大有益於農事苟得百金鳩工庀材必相倣效通行天

下爲利無窮
中國鳥銃利器也倭人來始得其式倭人鳥銃之
底不銲銲者有失作螺旋鐵砧塞之不炸又可水
滌也近處有照星銃端有照星照星照門與所擊
之物相應發無不中矢又去遠遠勝弓矢
宋之神臂弓本弩也名爲弓者有故弓弦必刮弩
臂而行弓力不盡於矢神臂於臂之行矢處削而
下之弦得空行力得盡於矢也
龍蟄而起其破牆屋穴如椀許大無風雷無雲水

蛟蜃則乘風雷作大水出而傷物甚多龍故稱爲神也釋典言龍有蛇形馬形蝦蟇形者又言天帝宮殿在空中乃龍持之又言龍能變人形唯生時死時睡時婬時嗔時不能變本形又言龍有熱沙著身烈風壞衣之苦有金翅鳥吞噉之苦

天龍爲貴海龍次之江湖之龍又次之井潭之龍下矣

龍喜睡數百年一覺甚至積沙其身成村落覺即脫神棄身而去不傷於物

神龍行雨以利物毒龍爲惡風以害物

海中夏秋間時有取水之龍雲斷處如懸一帶梟梟而動海運之道每當龍宮而過舟師識之其水湛然人不敢作語聲不知者發銃則驚躍而破舟矣

定海有龍夜歸目如雙炬指揮萬艘者不知以爲寇警發矢射之傷一目風濤大作舟擊撞而破者甚衆其後龍出止見一炬龍於艘時不能變形則非人所能匹柳毅傳亦不讀釋典者所作

釋典言毒龍目光及人其人即死又言以龍心念力故水即沛然則不在乎取水以成雨也龍以石爲食拏攫所及石即如粉夏禹鑿三峽門龍門必是役龍爲之非人力所及也故曰神禹

陳寵曰蕭何草律俱避立春之月而不計天地之正三王之春實頗有違此亦三王改月并改時之一證也

上巳祓除謂之戒浴見祓除疏摯虞束皙之對皆失引或賈氏是唐人語

明弘治六年奏準每科一選不拘地方不限年歲待進士分撥辦事之後行令有志學古者各錄其平日所作古文十五篇以上限一月以裏投送禮部禮部閱試訖編號分送翰林院考訂文理可取者按號行取吏部該司仍將各人試卷記號名送内閣照例考選每科取選不過二十人留不過三五人

通志堂集卷十八

納蘭性德容若原名成德

淥水亭雜識四

古人詠史敘事無意史也非詩矣唐人實勝古人如江流石不轉遺恨失吞吴武帝自知身不死敎脩玉殿號長生東風不假周郎便銅雀春深鎖二喬此日六軍同駐馬當時七夕笑牽牛諸有意而不落議論故佳若落議論史評也非詩矣宋巳後多患此病愚謂唐詩宗旨斷絶五百餘年此亦一

端

詠史只可用本事中事用他事中事須賓主歷然若只作古事用之便不當行如太平天子朝元日五色雲車駕六龍元者玄元皇帝老子也唐世奉爲始祖事固誣誕天子五色車用漢武甲乙日青車丙丁日赤車事周伯強引杜預左傳序語謂之具文見意以其意在文中更不出意也乃爲高手

今世之大爲詩害者莫過於作步韻詩唐人中晚稍有之宋乃大盛故元人作韻府羣玉今世非步

韻無詩豈非怪事詩既不敵前人而又自縛手臂以臨敵失計極矣愚曾與友人言此渠曰今人止是做韻誰曾做詩此言利害不可不畏若人不戒絕此病必無好詩

詩乃心聲性情中事也發乎情止乎禮義故謂之性亦須有才乃能揮拓有學乃不虛薄杜撰才學之用於詩者如是而已昌黎逞才子瞻逞學便與性情隔絕

雅頌多賦國風多比興楚詞從國風而出純是比

興賦義絶少唐人詩宗風騷多比興宋詩比興已少明人詩皆賦也便覺版腐少味

山谷猩猩毛筆詩不失唐人丰致反自題爲戲作失正眼矣

唐人詩意不在題中亦有不在詩中者故高遠有味雖作詠物詩亦必意有寄託不作死句老杜黒白鷹曹唐病馬韓偓落花可證今人論詩唯恐一字走却題目時文也非詩也

自五代兵革中原文獻凋落詩道失傳而小詞大

盛宋人專意於詞實爲精絶詩其塵飯塗羹故遠不及唐人

人情好新今日忽尚宋詩舉業欲干祿人操其柄不得不隨人轉步詩取自適何以隨人

詩之學古如孩提不能無乳姆也必自立而後成詩猶之能自立而後成人也明之學老杜學盛唐者皆一生在乳姆胷前過日

庾子山句句用字固不靈動六一禁絶之一事不用故遂至於澹薄空疎了無意味

唐人有寄託故使事靈後人無寄託故使事版

劉禹錫云閣上掩書劉向去門前脩刺孔融來借古以敘時事則靈動武元衡云劉琨長嘯風生坐謝朓題詩月滿樓實用古事而無寄託便成死句

建安無偶句西晉頗有之日盛月加至梁陳謂之格詩有排偶而無粘沈宋又加翦裁遂成五言唐律長慶集中尚有半格體

七言漢人猶未成體至魏文帝之燕歌行而成體至梁人漸近於律至初唐而遂成七言律詩

七言歌行始於六朝其間有長短句有換韻音節低昂聲勢穩密居然近體非古詩也

北史盧思道傳曰周武帝平齊授思道儀同三司追赴長安與同輩楊休之等數人作聽鳴蟬篇思道所爲詞意清切爲時人所重新野庾信徧覽諸同作者而歎美之今讀其詞居然初唐王楊諸子隋煬帝江都宮樂歌七言律體已具律詩亦不始於唐

五七言絶句唐人加以粘綴聲病耳其體未變於

古也
五言律詩其氣脈猶與古詩相近至於七言律詩
則別一世界矣
六朝人凡兩句謂之聯凡四句謂之絶非必以四
句一篇者爲絶句
休文八病宋人已不能辨大約有聲病守粘綴無
疊韻不口吃者八病俱離
口吃詩即翻也疊韻詩即切也古今貴經敎口吃
也屋北鹿獨宿疊韻也口吃亦名雙聲

獨樹臨江夜泊船或本作獨戍愚謂大江中有戍兵處可泊船以獨戍爲是後讀宋史王明傳見其地有獨樹口不覺自失

唐人以韻字之少者與他部合之爲通用咍當與佳通以隔一部故遂與灰通以致字聲亂極韻本休文小學之書以爲詩韻已誤今人又作詞韻謬之謬也

人之作詩必宗三百篇而用韻反不宗之豈非顛倒

東翻登冬翻丁聲固不同而非不可同押者也休文諸公強作解事分爲二部後人以是唐人所遵不敢相異

趙文敏詩不獨在元人爲翹楚在宋可比晏同叔而本傳云以書畫掩其文章以文章掩其經濟元世祖開國之君所用當不謬也

楊鐵崖樂府別是一種奇特之文謂之樂府則不可李賓之亦然

漢人樂府多濃譎十九首皆高澹而文選注亦有

引入樂府者不知何故

樂府漢武所立之官名非詩體也後人以爲詩體古人樂府詞有切題者有不切題者其故不可解少陵自作新題樂府固是千古傑人

大抵古人詩有專爲樂歌而作者謂之樂府亦有文人偶作樂工收而歌之者亦名樂府

樂府題今人多不能解則不必強作李于鱗優孟衣冠徒爲人笑

焦仲卿妻又是樂府中之別體意者如後之數落

山坡羊一人彈唱者乎

曲起而詞廢詞起而詩廢唐體起而古詩廢作詩欲以言情耳生乎今之世近體足以言情矣好古之士本無其情而強效其體以作古樂府殊覺無謂

律詩近體也其開承轉合與時文相似唯無破承起講耳古詩則歐蘇之文千變萬化者也作時文者多不敢擅作古文而作律詩者無不竟作古詩可乎哉

古詩漢枚乘所作有在十九首中者然亦不殊於建安但舉建安之名以爲宗極可也

阮公詠懷不下建安人作自此而後西晉已變建安體絶於阮公

西晉之白紵舞詞不言何人作那得下於漢人

東晉竟無詩至陶謝而復振

康樂矜貴之極不知者反以爲才短幅狹將爲東坡如搓黃麻繩千百尺乎

詩至明遠而絢麗已極雖不似建安而別立門戶

不肯相下也

昌黎作王仲舒碑又作誌作劉統軍誌又作碑東坡作司馬公行狀又作碑其事雖同而文詞句律乃無一字相似者蔡中郎爲陳太丘胡廣作碑及爲二公作祠銘同者乃十七八

韓退之作博士李君墓誌通無一語及其家世官迹才行直謂其誤服方士柳泌藥下血以死且援引數人同以是死者自李虛中孟簡盧坦而下六七人其文甚奇公刻意而作意欲後世永爲鑒戒

然古今碑誌無此體也虞伯生作晏氏家譜序亦歷數宋實儼賈昌期而下數十人之子孫隆替當亦效昌黎而作然於晏氏亦有感激稱頌語不似昌黎之漠然於李氏也

歐陽公謝賜衣帶馬表東坡幼時老泉命擬作語意甚工明成化丙午塲屋出此題以試士所刻程文則益該博精切至弘治壬子復出䰟徵謝黃金廐馬則益工矣余意謂宋人尚四六丙午刻者不失爲宋表壬子所刻唐人則無是語也後見常袞

集中有謝緋衣銀牙笏玉帶表云臣學媿聚螢才非倚馬典墳未博謬膺良史之官詞翰不工叨辱侍臣之列惟知待罪敢望殊私銀章雪明朱黻電映魚須在手虹玉横腰衹奉寵榮頓忘驚惕蜉蝣之詠恐刺國風蝼蟻之誠難酬天造然則唐世巳有此體矣

唐之詩人惟陳子昂張說高適集中閒有幽州之作此外游宦於兹土者寡宋則非奉使不至故題詠亦無多王之渙九日送別詩云薊庭蕭瑟故人

稀何處登高且送歸今日暫同芳菊酒明朝應作斷蓬飛竇鞏薊門詩云自從身屬富人侯蟬噪槐花已四秋今日一莖新白髮懶騎官馬到幽州馬戴詩云荆卿西去不復返易水東流無盡期日暮蕭條薊城北黃沙白草任風吹張耒詩云十月北風燕草黃燕人馬飽風力強虎皮裁鞍雕羽箭射殺陰山雙白狼四詩辭俱工其餘雜見於出塞送行之作如屢戰橋恒斷長冰塹不流徐陵詩塞禽惟有雁關樹但生榆王褒詩也萬里寒光生積雪

三邊曙色動危旌祖詠詩也日生方見樹風定始無沙裴說詩也沙河流不定春草凍難青王貞白詩也風折旗竿曲沙埋樹杪平馬戴詩也黃雲戰後積白草暮來看釋皎然詩也塞館皆無簟儒裝亦有弓已行難避雪何處合逢花項斯詩也戍樓承落日沙塞礙征蓬張蠙詩也有雪常經夏無花空到春下營雲外火驅馬月中塵于鵠詩也野燒枯蓬旋沙風疋馬衝黃滔詩也兒童能走馬婦女亦彎弓歐陽脩詩也邊日照人如月色野風吹草

作泉聲范鎭詩也皆善狀燕中風景者
李羣玉湘妃廟詩相約杏花壇上去畫闌紅紫鬬
摴蒱范攄雲谿友議曰羣玉題廟見二女曰二年
當與君爲雲雨之遊段成式戲之曰不意足下是
虞舜之辟陽詩人輕薄至此比於周秦行紀甚矣
按舜升遐已一百十歲三十徵庸帝妻二女度其
年已及笄至此時亦是七八十歲老嫗後人紛紛
摹擬湘筠染淚比迹巫山非獨褻慢聖人亦且有
乖事實

唐李益贈盧綸詩曰世故中年別餘生此會同却將悲與病獨對朗陵翁盧和云戚戚一西東十年今始同可憐風雨夜相對兩衰翁句律悽惋如出一口

張繼在臨川寄皇甫冉詩曰京口情人別久揚州估客來疎潮到潯陽回去相思何處通書以上三句見下一句別是一體然其聲調亦不媿盛唐冉荅之云望望南徐登北固迢迢西塞望東關落日臨川問音信寒潮惟帶夕陽還不但格律與之相

埒而一時相與之情亦可想見也

王建宮詞太儀前日暖房來囑向昭陽乞藥栽敕賜一科紅躑躅謝恩未了奏花開今人有遷居或新築室朋儕醵金往賀曰暖房蓋自唐人已有之矣

蘭亭記絲竹管絃之詞誠爲重複然不特右軍言之西漢張禹傳後堂理絲竹管絃則漢初已有此語矣

六一詩云徐福行時書未焚逸書百篇今尚存令

嚴不敢傳中國舉世無由識古文謂日本國有逸書歷問之貿易往來不然昔又傳聞彼國無易經舟中有此經即波浪不得過亦不然

元遺山編唐詩鼓吹以柳子厚登柳州城樓詩寘之篇首此詩果足以壓卷乎且其中許渾詩入選最多今人膾炙不厭無怪乎詩格日卑

丁鶴年西域人洪武初回回人禁例甚嚴行止皆不得自由丁嘗有詩云行蹤不定梟東徙心事惟隨雁北飛劉伯温家居危疑九日詩云薏苡明珠

楞嚴翻譯在武后時千年以來皆被台家拉去作一心三觀萬曆中年僧交光始發明根性宗趣闇室一燈矣錢牧齋研究之工遠過鍾伯敬鍾於楞嚴知有根性錢竟不知也生天牧齋必在伯敬前成佛當在伯敬後

人不可強所不知以爲知唐荆川博極羣書其作稗編門類議論無不精確唯所列釋氏之徒宗教不分爲人所議

萬松老人耶律文正王之師也其語文正王曰以

儒治國以佛治心王亟稱之謂雲門之宗悟者得之於緊峭迷者失之識情臨濟之宗明者得之於峻拔昧者失之鹵莽曹洞之宗智者得之於緜密愚者失之廉纖獨萬松老人全曹洞之血脈具雲門之善巧備臨濟之機鋒誠宗門之大匠四海之所式範其傾心至矣老人有萬壽語錄釋氏新聞又善撫琴嘗從文正王索琴王以承華殿春雷及種玉翁悲風譜贈之見湛然居士集且作詩寄老人有一曲悲風對譜傳之句又嘗寄孔雀便面附

以詩云風流彩扇出西州寄與白蓮老社頭遮日招風都不礙休從侍者索犀牛傳之法門亦佳話也

元人事佛最可笑者游皇城一事作史者乃載入祭祀志甚無識見

明慈聖太后生於漷縣之永樂店事佛甚謹宮中稱爲九蓮菩薩每歲十一月十九日爲其誕辰百官率於午門前稱賀長安百姓婦孺俱與佛寺前焚香祝釐享天子奉養四十三年古今太后稱全福

者所未有也

火葬倡於釋氏末俗因之焚尸之慘行路且不忍見況人孤人弟乎燕京土俗以清明日聚無主之柩堆若丘陵又剖童子之棺斂而未化者裸而置之高處翦紙爲旗縛之於臂此尤不仁之甚矣或謂火化俗始自元代然世祖至元十五年曾嚴焚尸之禁且載大元典章論世者未之攷爾

史籍極斥五斗米道而今世眞人實其裔孫以符籙治妖有實效自云其祖道陵與葛玄許旌陽薩

守堅爲上帝四相其言無稽而符籙之效不可沒也故莊子曰六合之內聖人論而不議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

少所見多所怪見駱駝謂馬腫背楞嚴言十二類生甚詳而譚景升化書舉之以爲異事人安可不學乎

釋典多言六道唯楞嚴合神仙而言七趣神仙在天下之人之上雖是長年實有死時故又言壽終仙再活爲色陰魔也道士每言歷劫不死夫衆生

以四大為身神仙又以四大之精華為身故得長年至劫壞則四大亦壞身於何有而可言歷劫旅次一食可以療飢一宿可以適體謂之到家可乎

以一藥徧治衆病之謂道以衆藥合治一病之謂醫醫術始於軒轅岐伯二公皆神仙也故醫術為道之緒餘

楞嚴所言十種仙唯堅固變化是西域外道餘九種東土皆有之而魏張人元旌陽地元丘長春天元為最盛取藥於人之精血者為人元取藥於地

之金石者謂之地元取藥於天之日精月華者謂之天元而餐松食柏如木客毛女輩者名爲草仙非所貴也地元人元有治病接命之術天元無之明惠安伯張慶臻患癱疾伏牀七年涿州馮相國請道師梁西臺治之吸眞氣二三口再閱日慶臻設宴請道師能自行賓主之禮京師人所共知者勞山青城大白武當諸深山人跡不至之地有宋元以來不死之人皮著於骨見者返走皆草仙也旣入此途則與三元永絶故平叔云未煉還丹莫

入山山中內外盡非鉛也然唯絶於人元而地元天元則可作

楞嚴所謂堅固動止而不休息即華陀之五禽戲法莊子所謂熊經鳥伸也以之治病亦有效成仙則未聞也

什師維摩經注有云天人以山中靈藥置大海中波濤日夜衝激遂成仙藥又在楞嚴十種之外以非人所能爲故也

獸中唯狐最靈猿次之狐多成仙服役於上帝如

宮奴閹者然猿地仙耳

金華人家忌畜純白貓能夜蹲瓦頂盜取月光則成精爲患也獸亦知天元哉

鹿仙非鹿成仙也山中道士知人元之法者以鹿代人取藥物以有成者之名也

人之得藥者有洗心之工丹房器皿棄之而去故得成仙不棄去秖成接命者異類類爲孽無不擊於雷神婬致禍也乍能變爲人形以爲稀事奇味耽溺不舍以致喪命非藥之咎也楞嚴又有云曰

月薄蝕精氣流注著物成妖亦天元之意也古人有不脩而得仙者其偶遇此精氣乎

魏伯陽以六十四卦譬喻丹道之藥物火候後人遂引易成仙家之書

仙書唯參同契入藥鏡悟眞篇是眞書其外鍾呂問答仙佛同源等皆僞

諺語云劒法不傳有王老人云非不傳也劒以槊比之鋒鍔如槊刃而以身爲之柄徽州目連獶人之身法輕如猿鳥即劒法也

唐人小說所言劒仙似乎寓言而錢牧齋於明末有客謁之方巾青布袍錢以下客畜之數日後造錢之友馮班謂曰古有劒術予即其人也聞牧齋名故來見之乃俗流不我識也班問其術荅曰亦服藥亦祭煉術成遇大風即驀然起行不覺巳乘空矣後則微風初起而爲之又後則見旭日之光即爲之久久無不如意矣言別送至門外相揖班揖起巳失其人

由吾道滎善洞視蕭軌之敗言之如目見蓋即道

家之所謂出神也

中行說難漢使曰且禮義之敝上下交怨而室屋之極生力屈焉此老氏之旨當時文帝尚黃老故其一時相習成風如此

張紫陽之丹法陰陽清淨兼用之不得其全者互相攻詆終無效也唯治病則偏者亦有效接命則偏者不可矣

人唯種禾以取米則糠自得本無種糠之法地元之用金石亦然而世之種糠者甚多

通志堂集卷十九

附錄上

通議大夫一等侍衛進士納蘭君墓誌銘

徐乾學

嗚呼始容若之喪而余哭之慟也今其棄余也數月矣余每一念至未嘗不悲來塡膺也嗚呼豈直師友之情乎哉余閱世將老矣從我遊者亦衆矣如容若之天姿之純粹識見之高明學問之淹通

才力之强敏殆未有過之者也天不假之年余固抱喪子之痛而聞其喪者識與不識皆哀而出涕也又何以得此於人哉太傅公失其愛子至今每退朝望子舍必哭哭已皇皇焉如冀其復者亦豈尋常父子之情也

至尊每爲太傅勸節哀太傅愈益悲不自勝余間過相慰則執余手而泣曰惟君知我子惠邀君言以掩諸幽使我子雖死猶生也余奚忍以不文爲辭顧余之知容若自壬子秋牓後始迄今十三四

年耳後容若入侍中　禁廷嚴密其言論梗槩有非外臣所得而知者太傅屬痛悼未能殫述則是余之所得而言者其於容若之生平又不過什之二三而已嗚呼是重可悲也容若姓納蘭氏初名成德後避　東宮嫌名改曰性德年十七補諸生貢入太學余弟立齋爲祭酒深器重之謂余曰司馬公賢子非常人也明年舉順天鄉試余忝主司宴於京兆府偕諸舉人青袍拜堂下舉止閒雅越三日謁余邸舍談經史源委及文體正變老師宿

儒有所不及明年會試中式將　廷對患寒疾太傅曰吾子年少其少俟之於是益肆力經濟之學熟讀通鑑及古人文辭三年而學大成歲丙辰應
殿試條對凱切書法遒逸讀卷執事各官咸歎異焉名在二甲　賜進士出身閉門埽軌蕭然若寒素客或詣者輒避匿擁書數千卷彈琴詠詩自娱悦而已未幾太傅入秉鈞容若選授三等侍衛出入扈從服勞惟謹
上眷注異於他侍衛久之晋二等尋晋一等

上之幸海子沙河及西山湯泉及畿輔五臺口外
盛京烏剌及登東岳幸闕里省江南未嘗不從先
後 賜金牌綵緞上尊御饌袍帽鞍馬弧矢字帖
佩刀香扇之屬甚夥是歲
萬壽節
上親書唐賈至早朝七言律賜之月餘令賦 乾
清門應制詩譯 御製松賦皆稱 旨於是外庭
僉言
上知其有文武才非久且遷擢矣嗚呼孰意其七

日不汗死也容若旣得疾

上使中官侍衛及御醫日數輩絡繹至第診治於

是

上將出關避暑命以疾增減報日再三疾亟親處

方藥　賜之未及進而歿

上爲之震悼中使賜奠卹典有加焉容若嘗奉使

覘梭龍諸羌其歿後旬日適諸羌輸款

上於行在遣宮使拊其几筵哭而告之以其嘗有

勞於是役也於此亦足以知

上所以屬任之者非一日矣嗚呼容若之當官任職其事可得而紀者止於是矣余滋以其孝友忠順之性殷懃固結書所不能盡之言言所不能傳之意雖若可髣髴其一二而終莫能而悉也爲可惜也容若性至孝太傅嘗偶恙日侍左右衣不解帶顏色黝黑及愈乃復初太傅及夫人加餐輒色喜以告所親友愛幼弟弟或出必遣親近傔僕護之反必往視以爲常其在

上前進反曲折有常度性耐勞苦嚴寒執熱直廬

頓次不敢乞休沐自逸類非綺襦紈袴者所能堪也自幼聰敏讀書一再過即不忘善爲詩在童子已句出驚人久之益上得開元大曆間丰格尤喜爲詞自唐五代以來諸名家詞皆有選本以洪武韻改并聯屬名詞韻正略所著側帽集後更名飲水集者皆詞也好觀北宋之作不喜南渡諸家而清新秀雋自然超逸海內名爲詞者皆歸之他論著尚多其書法摹褚河南臨本禊帖間出入於黃庭內景經當入對　殿廷數千言立就點畫落紙

無一筆非古人者薦紳以不得上第入詞館爲容若歎息及被　恩命引而置之珥貂之行而後知上之所以造就之者别有在也容若數歳即善騎射自在環衛益便習發無不中其扈蹕時瑚弓書卷錯雜左右日則校獵夜必讀書書聲與他人鼾聲相和間以意製器多巧倕所不能於書畫評鑒最精其料事屢中不肯輕爲人謀謀必竭其肺腑嘗讀趙松雪自寫照詩有感即繪小像倣其衣冠坐客或期許過當弗應也余謂之曰爾何酷類王

逸少容若心獨喜所論古時人物嘗言王茂弘闒闒闒闒心術難問婁師德唾面自乾大無廉恥其識見多此類閒嘗與之言往聖昔賢修身立行及於民物之大端前代興亡理亂所在未嘗不慨然以思讀書至古今家國之故憂危明盛持盈守謙格人先正之遺戒有動於中未嘗不形於色也嗚呼豈非大雅之所謂亦世克生者耶而竟止於斯也夫豈徒吾黨之不幸哉君之先世有葉赫之地自明初内附中國諱星懇達爾漢君始祖也六傳

至諱養汲督君高祖考也有子三人第三子諱金
台什君曾祖考也女弟謂
太祖高皇帝后生
太宗文皇帝
太祖高皇帝舉大事而葉赫爲明外捍數遣使諭
不聽因加兵克葉赫金台什死焉卒以舊恩存其
世祀其次子即今太傅公之考諱倪迓韓君祖考
也君太傅之長子母覺羅氏一品夫人淵源令緒
本崇積厚發閭滋大若不可圉配盧氏兩廣總督

兵部尚書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興祖之女贈淑人先君卒繼室官氏某官某之女封淑人男子子二人福哥■■女子子一人皆幼君生於順治十一年十二月卒於康熙二十四年五月己丑年三十有一君所交遊皆一時儁異於世所稱落落難合者若無錫嚴繩孫顧貞觀秦松齡宜興陳維崧慈谿姜宸英尤所契厚吳江吳兆騫久徙絕塞君聞其才名贖而還之坎軻失職之士走京師生館死殯於貲財無所計惜以故君之喪哭之者皆出涕爲

哀輓之詞者數十百人有生平未識面者其於余
綢繆篤摯數年之中殆日以余之休戚為休戚也
故余之痛尤深旣為詩以哭之應大傅之命而又
為之銘其葬蓋未有日也銘曰
天實生才藴崇胚胎將象賢而奕世也而靳與之
年謂之何哉使功緒不顯於旂常德澤不究於黎
庶豈其有物焉為之災惟其所樹立亦足以不死
矣而亦又奚哀
通議大夫一等侍衛進士納蘭君神道

碑文

徐乾學

侍衛納蘭君容若之既葬太傅公復泣而謂余曰吾子之喪君既銘而掩諸幽矣余猶懼吾子之名傳之弗遠也揭而表諸道庶其不磨然非君無與屬者余固辭不可在昔蔡中郎爲人作志銘復爲之廟碑者不一而足韓退之於王常侍弘中厚也既志其墓又爲其隧道之碑情至無已也況余於容若師弟誼尤篤是於法爲得碑於古爲無戾乃

更撰次其辭以復於太傅惟納蘭氏舊著姓爲金
三十一姓之一望載圖史代產英雋君始祖諱星
懇達爾漢據有葉赫之地二百餘年中國所謂北
關者也數傳至高祖考諱養汲弩曾祖考諱金台
什女弟作嬪
太祖高皇帝實生
太宗文皇帝而葉赫世附中國當　國家之興東
事方殷甘與俱燼
太宗憫焉乃厚植我宗俾續其世祀以及其次子

諱倪迓韓者則太傅之父而君之祖考也太傅娶
覺羅氏一品夫人生君於　京師鍾靈儲祉既豐
且固君自髫齔性異恒兒背諷經史常若夙習十
七補諸生貢太學有聲十八登賢書十九舉禮部
試越三年　廷對數事析理語熟出老宿儒上結
字端勁合古法諸公嗟歎
天子用嘉成二甲進士未幾授以三等侍衛之職
蓋欲置諸左右成就其器而用之而
上所巡幸南北數千里外登岱幸魯君常佩刀鞬

隨從虔恭祇栗每導行在
上前騎前却視恒不失尺寸遇事勞苦必以身先
不避艱險退縮
上心憐之其前後賚予重疊視他侍衛特過渥已
進一等侍衛值
萬壽節
上親御筆書唐賈至早朝詩賜之後月餘令賦詩
獻又令譯　御製松賦皆稱善久之然君自以蒙
恩侍從無所展效輒欲得一官自試會

上亦有意將大用之人皆爲君喜忽以去年五月晦得寒疾卒卒之日人皆哀君而又以才不竟用死爲君深惜云君自少無子弟過天性孝友黎明起趨太傅夫人所問安否朝退復然友愛二幼弟與之嬉遊同其嗜好怡怡庭闈間日以至夜暇則埽地讀書執友四五人攷訂經史談說古今吟詠繼作精工樂府時謂遠軼秦柳所刻飲水側帽詞傳寫徧於村校郵壁海内文士競所摹倣然君不以爲意客來上謁非其願交屏不肯一覿面尤不

喜接軟熱人所相知忠款款吐心腑倒囷囊與為
酬酢不厭或問以世事則不荅間雜以他語人謂
其慎密不知其襟懷雅曠固如是也當君始得疾
上命醫數輩來及卒
上在行宮聞之震悼後梭龍諸羌降命宮使就几
筵哭告之以君前年奉使功故君有文武才每從
獵射鳥獸必命中卒有成功於西方亦不為無所
表見歿時年僅三十有一余既序而又系之以辭
曰

緜緜祚氏著于上京巍巍封國葉赫是營惟葉赫
之祀施于孫子旣絶復完
天子之恩篤生相國補衮是職蓄久而豐發爲文
章宜其黼黻爲
帝衣裳
帝謂汝才爰寘左右出入陪從刀韃筆彄匪朝伊
夕自
天子所亦文亦武惟
天子是使生于膏腴不有厥家被服儒士古也吾

徒何才之盛而德之靜我勒其封誰曰不永

通議大夫一等侍衛進士納蘭君神道

碑銘

韓菼

維天篤我勱相之臣神靈和氣萃於厥家常開哲嗣趾美前人自厥初才子罔不世濟若伊之有陟巫之有賢媲於功宗登於策書後之名公卿子發聞能益人家國者亦往往間出其或年之有永有不永斯造物者之不齊雖休光美實顯有令聞足

以自壽無窮而存亡之繫在於有邦有家則當吾世而尤痛我納蘭君君氏納蘭諱成德後改性德字容若惟君世遠有代序常據有葉赫之地明初内附爲君始祖星懇達爾漢六傳至君高祖諱養汲弩女爲

高皇后生

太宗文皇帝曾祖諱金台什祖諱倪迓韓父今大學士太傅公也母覺羅氏封一品夫人太傅公勳高望鉅爲時柱石而庭訓以義方君胚胎前光重

休襲嘉自少小巳傑然見頭角喜讀書有堂構志
人皆曰太傅有子年十八九聯舉京兆禮部試又
三年而當丙辰　廷對勁直切劘累累數千言一
時驚歎
今上知君材欲引以自近以二甲久次選授三等
侍衛再遷至一等蓋
上方厲精思治大正於羣僕侍御之臣欲罔非正
人以旦夕承弼其惟君吉士以重此選也君日侍
上所所　巡幸無近遠必從從久不懈益謹上馬

馳獵拓弓作霹靂聲無不中或據鞍占詩應　詔
立就白金文綺中衣佩刀名馬香扇上尊御饌之
賜相屬也康熙二十一年秋奉使覘唆龍羌道險
遠君間行疾抵其界勞苦萬狀卒得其要領還報
後唆龍輸款而君已歿
上時出關遣宮使拊其几筵哭而告之重憫其勞
也君既以敬慎勤密當
上意而
上益稔其有文武才且久更明習可屬任嘗親書

唐賈至早朝詩賜之又令賦　乾清門應制詩譯

御製松賦

上皆稱善中外咸謂君將不久於宿衛行付以政

事以展其中之所欲施君亦自感厲思竭所以報

者而不幸遘病病七日遂不起時

上日遣中官侍衛及御醫問所苦　命以其狀日

再三報　親處方藥賜之未及進而絶

上震悼遣使賜奠　恩卹有加屢慰諭大傅公毋

過悲然

上彌思之弗置也嗚呼君其竟死矣而君之志未一竟也君性至孝未闓明入直必之太傅夫人所問安否歸晚亦如之燠寒之節寢膳之宜日候視以爲常而其志尤在於守身不辱保家亢宗不僅以承顏色娛口體爲孝也侍　禁闥數年進止有常度不失尺寸蹙寒暑必自彊不敢輒乞澣沐其從行於南海子西苑沙河西山湯泉尤數嘗西登五臺北陟醫巫閭山出關臨烏喇東南上泰岱過闕里度江淮至姑蘇攬取其山川風物以自寬廣

資博聞而
上有指揮未嘗不在側無幾微毫髮過惟周防不
與外庭一事而於往古治亂政事沿革興壞民情
苦樂吏治清濁人才風俗盛衰消長之際能指數
其所以然而亦不敢易言之窺其志豈無意當世
者惟其惓惓忠愛之忱蘊蓄其不言之積以俟異
日之見庸爲我有邦於萬斯年之計而家亦與其
福也君雖履盛處豐抑然不自多於世無所芬華
若戚戚於富貴而以貧賤爲可安者身在高門廣

厦常有山澤魚鳥之思達官貴人相接如平常而結分義輸情愫率單寒羈孤侘傺困鬱守志不肯悦俗之士其翕熱趨和者輒謝弗為通或未一造門而聞聲相思必致之乃已以故海內風雅知名之士樂得君為歸藉君以起者甚衆而吳江吳孝廉兆騫以雋才久戍絕塞君力贖以還而館之歿復為之完其喪世尤高君義也讀書機速過人輒能舉其要著詩若干卷有開天丰格頗好為詞蓋愛作長短句跌宕流連以寫其所難言嘗輯全唐

詩選詞韻正略而君有集名側帽飲水者皆詞也工書妙得撥鐙法臨摹飛動晚乃篤意於經史且欲窺尋性命之學將盡裒輯宋元以來諸儒說經之書以行世其志蓋日進而未止也嗟夫君於地則親臣即他日之世臣也使假之年而充斯志也以竟其用譬若登高順風不疾聲速與夫疎逖新進之臣較其難易夫豈可同日而語昊天不弔百年之喬木其壞也忽諸斯海内之知與不知者無不摧傷而余獨尤爲邦家致惜者也君卒於康熙

乙丑夏五月距其生年三十有一娶盧氏贈淑人兩廣總督尚書興祖之女繼官氏封淑人某官某之女子二長曰福哥次曰某女二俱幼始君與余同出學士東海先生之門君之學皆從指授先生亟歎其才佳其器識之遠歿而哭之慟既為文以誌其藏而顧舍人貞觀姜徵君宸英雅善君復狀而表之矣太傅公以君之常道余不置也屬以文其隧上之碑余方悼斯世之失君而非徒哭吾私其敢以荒落辭輒論次君志之大者如此而系之

以銘銘曰

鳳觜麟角絶世稀渥注籲雲種權奇家之令器邦

之基弱年文史貫珠璣胷羅星斗翼天埀拜獻昌

言白玉墀致身端不藉門資雀弁峨峨吉士宜

帝簡厥良汝予為周廬陛枑中矩規郎曹竊視足

不移手挽繁弱仰月支錯雜帳帝書與詩奉使絶

徼窮羌氐冰雪皴瘃不宿馳山川阸塞抵掌知卒

降其王若鞭笞

帝方用嘉足指麾將試以政工允釐歲星執戟亦

暫期阿鴻摩天竟長辭正人元氣身不訾平生菀結何所思要扶羲和浴咸池明良常見唐虞時千秋萬世此志齎埋玉黃泉當語誰泰山毫芒一見之琳琅金薤散爲詞我今特書表其微荒郊白煙家離離獨君不朽徵君碑

進士納蘭君哀詞

張玉書

侍衛成君容若以疾卒於位時

天子將駕鑾輅遵皇衢歷幾輔避暑於塞外迤北

之地君之尊人相國先生方被　命扈從比君
計上聞　朝廷動色震悼旋遣近臣致奠於几
筵而　特詔相國輟行所以　降旨慰諭甚悉
嗚呼哀哉何天不弔而奪君之速也君幼秉異
姿丰標卓躒懷瑜握瑾被服儒雅年甫弱冠即
以制舉藝策名春官一時振奇摛藻之士爭頌
君文以爲賈董醇深韓歐典則兼而有之而君
色下氣溫規言矩步乍與君接者不知爲蔭藉
高門且以鴻文雄跨寓內也歲丙辰以對策登

上第
天子雅重君才不欲煩以庶職特擢宿衛給事禁
中君稟相國義方之教衣金貂曳賜履入侍
殿廷出驂羽騎一心匪懈夙夜在公
天子察君忠勤倚任慥切信所謂韋氏之有元成
許國之有廷碩者矣而君傫直稍暇留精問學
縹緗插架丹黃滿家其入翹材之館而分文讌
之席者輒有人盡江蕭庾鮑之目惟君對
客拈毫停觴擲句即新詞小令亦直追渭南稼

軒之遺賓從過而咨嗟詞宿爲之歎絶豈非天
授逸才身兼數器十乘蔚稱國寶而千里羙爲
家駒者乎夫何偶抱微疴浹旬增劇年僅及壯
頓捐館舍嗚呼痛哉玉書備官禁林與君時接
履舄家弟仕可自舉京兆及對　大廷皆附名
君後得稱世講昨歲冬君扈　蹕抵廣陵某適
罹先人之戚星奔南下揖於河干問慰而别距
今甫半載而凶問忽至慟可知巳禮聞朋友喪
則爲位而哭余兄弟旣哭君於位矣死生契闊

無以爲懷謹寓諸不文之詞以寫余二人之哀

辭曰

我聞天道兮履順遇豐植仁樹義兮福萃厥躬菀枯貿理兮清濁闇瞢俛仰抑塞兮欲訴蒼穹緊惟我君兮閥閱崇隆貴而好修兮折節磨礲世家僑肸兮執德彌冲在

帝左右兮翼衛瑤宮　六龍時邁兮靡御弗從邊城塞草兮鐵駟雕弓心膂是寄兮匪懈益恭性耽圖史兮退食自公延接才俊兮揚英飛瓊槃敦主

盟兮玉應金春緊余昆季兮行合趣同蹤迹閒闊兮道義交融銜恤南返兮時惟仲冬迎鑾江滸兮復覯光容還繼幾何兮遽遘鞠凶哀音上徹兮詔出丹楓芬苾是薦兮式酬乃庸元臣慽子兮帝爲心惻倚廬遡聽兮憂懷忡忡追惟疇昔兮悲思安窮燕雲江樹兮酹酒遙空緘詞千里兮隕涕秋風

杜臻

容若君以疾卒於邸第

天子聞而軫悼賜金以斂自公卿而下至於僚友
以及韋布單寒之士莫不嗟傷隕涕君為長白
鉅族今相國大傅公之冢子貴矣乃能折節讀
書延引素士為布衣交相與砥磨千秋之業詩
詞清麗專門所不及居家孝友與人處一於誠
摯振起困約解推靡倦以故知與不知咸以得
一見君為幸於其亡也亦感慕有加云君以康
熙壬子舉於鄉癸丑捷南宮丙辰　廷對高第
方且陟清華領著作矣

天子以君勳戚之賢簡任心膂欲君常在左右遂
復補珥貂貴秩率環衛侍禁近焉比年以來
車駕躬詣盛京展謁
陵寢已復避暑口北又南巡齊魯登泰山涉江淮
至於吳會君皆從雖都成之奉車富平之扈蹕
不能擬其親幸蓋君忠愛懇惻結於方寸後先
疏附恭謹罔懈故能特荷
主知非獨河東三篋闈記靡遺出入禁闥視瞻端
審而已也憶往歲太傅公正位秉鈞余以菲薄

承乏佐銓亡何遂嬰先子之戚太傅公篤念寮寀錫之奠賻惟時君實銜太傅之命以既臨於几筵拔帷奠斝執禮甚恭感此隆厚至今靡忘也迨余赴補入都則見君年齡益茂　宸眷益深以軼羣絶倫之才而日近

至尊親承辟咡之誨

天子實重愛君雅欲君習勤勞練繁劇然後畀以政事大用行有日矣而太傅公亦樂得有君以承弓治之業乃不圖君竟奄然而長逝也嗚呼

天胡不佑善人其能無蓼莪之歎哉余忝舊誼且惜君以終賈之年而早赴玉樓之召也爰作長言以哀之曰

緊艮方之靈岳兮峙縣日之穹標蟠豐鎬之丕基兮復鍾蕭而毓曹誕才子之篤誠兮珥戚里之豐貂搴杏苑之瓊葩兮自弱冠而登朝夫既有此華膴兮又申之以練要佩青蘋而被寶璐兮握荃蘭而紉桂椒襲淵雲之藻采兮擘屈賈之流飇惟含章而不曜兮斯履盛而無驕闢東閣以邀賓兮效

南皮之燕友將安吉於緇衣兮託殷勤於佩玖來
泌水之高賢兮致梁園之皓叓藉墳索以窮年兮
慕傷生之屈首忘朱門之華冑兮期立德於不朽
惟大鈞之愛物兮神裁成於汜護試申屠於都尉
兮習蘭成於典午蔭格澤之虹旃兮躡鉤陳之象
輅御二龍於璿臺兮追八駿於懸圃蒙曦景之垂
暉兮邀九天之咳唾沐卷阿之休風兮裒蓼蕭之
湛露禀淵猷於密勿兮庶鹽梅之接武陋漢室之
韋平兮乃遂爲丁公與禽父夫何昊天之不弔兮

悴玉樹以秋霜痛西日之難廻兮悼脩夜之不陽
聞鳴驢於荒草兮跱孤鴟於白楊著犀麈而憑棺
兮摧瑤琴而下堂嗟靈魂之永逝兮般裔裔其徜
徉貫列缺而乘罔象兮排浮雲而軼猶狂惟平生
之素好兮空躑躅而增傷雖惋歎其何及兮淚流
裾之浪浪

嚴繩孫

吾友成子容若以疾卒於京邸時余方奉假南
歸病暑淹於途次不獲一遂寢門之哭且中情

惝怳未忍信其遽然及還里門有僕歸自京師
驟詰其語乃知吾友之亡信矣嗚呼哀哉始余
以文字交於容若時容若方舉禮部爲應時之
文丙辰以後旁覽百氏習歌詩樂府旣官於朝
不能時時讀書然嘗所涉覽輒契古作者之意
於前人書法皆得之形體結撰之外故不類俗
學比喜小詞每好爲之當其合作宋諸名家不
能過也或感觸風景扈從山川時復有作及以
相質欣賞其長而剔抉其所短莫不釐然各當

於心焉初容若年甚少於世無所措意旣而論文之暇間語天下事無所隱諱比歲以來究物情之變態輒卓然有所見於其中或經時之別一再接其緒論未嘗使人不爽然而自失也蓋其警敏如此使更假以年吾安知其所極哉夫容若爲吾師相國子師方朝夕綸扉以身繫天下之望容若起科目尋擢侍 殿陛益密邇

天子左右人以爲貴近臣無如容若者夫以警敏如彼而貴近若此此其夙夜寅畏視凡人臣之

情必有百倍而不敢即安者人不得而知也歲四月余以將歸入辭容若時坐無餘人相與敘生平之聚散究人事之終始語有所及愴然傷懷久之別去又送我於路亦終無所復語然觀其意若有所甚不釋者頗怪前此之別未嘗有是余因自惟衰颯之年恐一旦溘先朝露以負我良友又念余即未遽北返容若且從屬車南幸當相見於九峰二泉之間是時冀衰颯者尚無恙也嗚呼豈謂容若之強且少而先我長

逝哉向使知其如此少遲吾行猶得憑棺一慟
雖復老疾交迫當不以故土之戀易此須臾矣
唐李德裕以宰相子繼登台輔深習典故用能
勳業爛焉光於史冊容若夙奉庭訓頃且益被
主知茲其歿也
天子所以哀而卹之者皆出於異數足知
上之任用之意未有量乃竟不得一展其才而徒
以樂府小道自託於金荃蘭畹之遺使後世綴
文之士撫卷而三歎也嗚呼豈非家國之均痛

哉爰爲文以哀之辭曰

仰崇山之鬱嵂兮薄青雲以上浮羌置身於其巔兮情坎壈以懷憂躡高步於昭昭兮秉小心之翼翼入余登於螭頭兮出望雞翹以雲集謂華膴其足樂兮夫焉察君之中情竭悃款以展采兮用無忝於所生抗側帽之高唱兮聊以導夫鬱積假玩物以永日兮其肯以吾心而爲役爍金題與玉躞兮錯鐘彝之蟲篆曾何金石之可保兮矧雲烟之過眼君旣洞燭乎人世兮又何懷乎故宇睠親闈

之罔極兮亮百生而莫補在瞿曇之往説兮或有託以去來豈誠前因之不可昧兮歘遺跡乎塵埃嗟余生之濩落兮蹇紆鬱其誰語託末契於忘年兮來中懷以相許歷一紀以及茲兮山川猶其間之保離會於百年兮忽中道而長辭余不樂乎秋風兮吹歸心以南墮紛飲泣以孤疑兮莫道聞之未果胡昊天之不弔兮人琴忽其俱捐從此望玉河之門館兮首燕路而不前泣白雪於遺編兮襲銀鈎於故櫝苟斯人其可作兮何百身之莫贖夢

余登於君之堂兮易縹緗以繐帷飄風樾其入戶兮落葉依於重闈惟西河之永痛兮欲寄慰其何言戒素車其猶未達兮心悵結而煩冤浮生惘其傷逝兮顧崦嵫之巳迫指九壤以爲期兮庶永託乎晨夕

徐偉

蓋聞牙期叶聽故輟響於朱絃莊惠同心因罷談於清濮聞山陽之短笛自爾銷魂過黃公之舊壚能無流涕況夫英年飛鵰才子修文人之

云亡情何能已同年容若先生望推尹陟世系韋平手弄金環天生夙慧庭羅寶樹品越恒流揖客而早對楊梅把酒而立成鸜鵒讀書則五行俱下揮毫則萬斛騰飛先超紫燕之羣眞無空闊繼啜紅綾之餅獨擅風流因豹尾之須才特留禁籞爲虎賁之得士竟奪花磚身惹御香在楊柳春旗之内時承

天語當落英芝蓋之前纔挽琱弓吟猨落雁便提湘管垂露懸鍼洞野鈎天盡助雄文之麗甘泉

鹵簿胥收掌故之中而且陸賈賜佗相如諭蜀

馳驅不憚乎萬里要荒特重其片言此殆吉甫

再來文武有兼收之用曹公復出書獵有迭舉

之能者也若夫高懷天授逸韻生成產金張許

史之家偏親韋布擅盧駱王楊之製還喜香奩

絶妙好辭雙鬟按拍流傳樂府孺子知名輞水

營丘看烟雲之過眼明窓棐几存丘壑於此中

雲情半寄酒邊霞想直馳天外至於纏緜友誼

悱惻朋情入座盡是王衷清言無非支許紅荷

香裏常留硯北之人淥水亭間竟作道南之宅張琪死日妻子惟託朱暉劉尹端居風月專思元度是又伐木陳詩以後谷風興刺以來未有方茲古道儷厥久要者矣奈何桂蠹蘭萎人亡琴在露未零而隕葉壺方漏而聞鐘玉樹一枝長埋黃土龍文三尺竟躍滄波續斷無弱水之膠迴生乏祖洲之草　九重且興不慭之歎中郎行書有道之碑豈止師友朋徒寢門聚哭已哉倬欵不隨人傲常棄世貧雖見憐於鮑叔嬾

斯自絶於山濤刺在袖而莫投足望門而屢却

詞慙蘭畹聊寄相思約在竹林將期款曲感恩

之義未報於生前知己之言忽傳於身後用抒

情愫敬述哀辭

望崆峒之戴斗兮驚芒角之臭煤仰文昌之黷瀶

兮失雲漢之昭回命天孫使持節兮敕鵂鳥爲行

媒召才人於金闕兮攄菁藻於瑤臺玉樓岧其聳

峙兮閶闔訣而蕩閉霓旌紛以往來兮蒼虬肅駕

於蘭陔遂御風以上征兮已越身於塵埃雲容容

而在下兮山隱隱而驅雷疑　天帝之好奇兮欲
與
聖主而爭才舍閬苑之松喬兮攫金馬之鄒枚落
靈芝於初旭兮枯芳蘭於始芟收麒麟於房駟兮
留朽骨於燕臺瞻銀潢之奕奕兮乘箕尾而徘徊
惟龍文在終古兮時煦耀於帝魁庶眞爽之不昧
兮永鑒格於岑苕

翁叔元

康熙二十四年五月晦己丑我容若年世兄先

生捐館舍叔元往哭於其第既殯往哭於其位次越三日再往閽人辭焉又十日偕同館之士五人旅拜於几筵哭如初又八日以
天子命出殯於郊外又往送之郊嗚呼容若其自是長與余別矣余與君定交自壬子同舉京兆始也方是時君未弱冠遵庭訓閉戶讀誦不妄交人故同舉之士百二十有六人相與契合者數人而已明年成進士余落第君時過從執手相慰藉欲延余共晨夕余時應蔡氏之聘不果

就是歲冬謂余曰子久客不一歸省墳墓知子以貧故艱於行吾爲子治行於是余作客十五年至是始得歸拜先人丘壠傚數椽居妻子君之賜也迨余丙辰倖登第留都門往來逾密君益肆力於詩歌古文辭時出以相示邀余和余媿不能也亡何君入爲侍衛旦夕丞弼出入起居多在

上側以是相見稀少然時時讀君詩及所與友朋往還筆墨知君與益豪風流俊邁追古作者非

復往時之所造矣退朝之暇婆娑古人法書名
畫焚香評賞翛然自得眞草書與晉唐人相上
下淋漓潑墨極飛動之致視富貴名譽泊如也
屬四海蕩定兵戈偃息
聖天子勤學好古早朝晏罷我師相國贊理密勿
謀謨廟堂澤潤生民功在竹帛君蔭藉高華海
內有承平王孫之目而其所處乃如幽人名士
其髙致雅量不可及如此嗚呼如君者而何以
死也豈天地菁華之氣發越旣至而隨以盡耶

抑欲脫去塵網而與造物者游耶不然則志有
所未盡展才有所不得施乃遺恨而入地耶嗚
呼容若何以死也余無文不能狀君之生平以
傳於後於輀車之出也姑爲相輓之詞以餞之

其詞曰

地紘頓兮天網張虞門闢兮紅雲光策紫騮兮謁
曲江有才子兮美清揚扶雲漢兮扶天章給筆札
兮侍
帝旁從羽獵兮賦長楊捧日轂兮指扶桑視寢膳

兮中書堂比蘇頲兮在有唐善書法兮繼鍾王羅錦繡兮為心腸探二酉兮貯書倉奴風騷兮僕齊梁三峽流兮詞源長染柔翰兮飛羽觴骨香豔兮格老蒼彼辛蘇兮面目傖敦氣誼兮重倫常附譜牒兮共門牆念師恩兮意徬徨燈夜露兮馬早霜茹荼蓼兮形神傷奪勞臣兮修文郎排雲霧兮叫帝閽亘斗極兮吐角芒目耿耿兮淚承眶惟在三兮死不忘如斯人兮今則亡仰視天兮徒茫茫焚蘭蕙兮鎩鳳皇脩胡彭兮短胡殤嗚呼哀哉兮

帝命孔彰輟朝震悼兮黄鳥三良老親腸斷兮血染繡裳麻衣如雪兮幼子扶牀英靈被髮兮下大荒丹旐飛飛兮返北邙白楊蕭蕭兮松風悲凉陳蕪詞兮奠椒漿身騎箕尾兮八表翺翔默佑皇圖兮姬曆永昌

吴兆宜

嗚呼哀哉茫茫蒼昊八舍隕賢人之星浩浩皇輿千牛摧智氏之石臺傾稷下寒士之廣厦無依絃絶匣中素交之知音奚託楚老致芳蘭之

泣哲人滋壞木之悲嗚呼哀哉公之歿也較之
荀令則之擁旄巳三周星次比潘安仁之斑鬢
尚一欠瓜期而桐君之藥錄靡徵孤城之相術
罔驗爾其窮泉斯閟有去無歸長夜云遥終古
莫曉覩生存之華屋悲零落於山丘嵇叔夜之
閒庭衰楊徒在王子猷之舊徑種竹空存東門
曠達之懷竟抱招魂之痛西漢翹村之所翻爲
思子之宮嗚呼哀哉宜兄兆騫少與梁汾友善
公耽志友朋娛情竹素以梁汾言憐騫才而拯

之王孫甲第窮鳥入懷公子華池涸魚出水於是徒中安國死灰復然絶域班超皓首生入廿年沙漠雪窖而冰天三載寘筵錦衣而鼎食侵晨弄墨筆彩潛飛半夜彈棊燈花碎落解驂贖石父之罪而豈徒哉設醴尊穆生之賢良有以也嗚呼生平素昧激發初由一言意氣相孚風期永堪千古父生而母鞠惟公得成之焉馬角而烏頭非公孰急之焉既而蘇詔入夢温序思歸牖北隻雞悵迴車之三步日南送鴈載燋麥

之一舟夫皆我公之賜也歟嗚呼其好義也如彼其深仁也如此固宜五福備至三壽作朋也而乃宿草未生撤琴斯及牀驚鬬蟻災降乃肱乃股之臣室進巢鵂禍鍾允文允武之佐嗚呼哀哉公出入侍從則羽獵陪游師旅劬勞則蘭池奏對闔門肅穆表萬石之淳風著作喬皇垂千秋之鴻業是以績列太常之紀名傳史館之文七日歌虞文士上中郎銘勒之製百年誄行公卿進蘭成碑版之詞兆宜則何敢知焉不才

如宜復蒙公置之賔館華山五千終鈌公恩之重溟池九萬莫踰公澤之深敬述哀辭聊當痛哭云爾

蔚矣成公人倫之宗擒華　帝室博濟人窮詞藻翩翩並驅牧馬雅尚孤標阮嵇上下兄騫塞表二十三年胥靡蒙脫盡室南旋管寧歸魏郭隗在燕匪朝伊夕談論經史花間草堂擊鉢傾水歲月不居忽焉三祀騫死公哭云遇梁谿金縷一章聲與泣隨我謦返子實由此詞相去半載公遽長逝玉

樹言埋人琴亥瘁嗚呼我公而竟死耶天髙地厚
公恩莫加山頽木壞我痛無涯侍醫視疾大官致
弔眇焉燕雀胡然啁噍追念哲人飲恨吞聲如貞
可贖人百其身

誄詞

董訥

嗚呼自古名才秉英傑之姿擅文章之譽有盛
名於時者每爲造物所忌故干將多缺折而山
櫟享脩齡茫茫天道不可問也居恒讀書廢卷

浩歎亦以茲為遺恨焉侍衞容若公為吾師相
夫子冢嗣二十年前余在編翰受知夫子夫子
以余為迂疎不惟不過督且從而禮貌之敦吐
握之風寬簡澹之士時公方成童舞象固已欽
崎不羣相與縱談漢魏不以東海之士為孤僻
而略之也數載之間沉酣六藝囊括百家汲古
博綜下帷不輟兼之一目數行聰敏絕世凡諸
天文象緯輿地山川寶笈琅函蟲魚草木靡不
窮蒐廣采攷核精詳遂以子丑聯鑣為名進士

余方與同館諸公抃手慶快爲玉堂得人賀已
而
天子以侍衛禁嚴之地需才品卓犖之員　特簡
吾公秩居首列蓋謂扈從　蹕警蹕附後先非
此莫勝其任也而公亦克殫棐忱格鬼神而矢
天日每　鑾旂攸向無不在
帝左右迄今將十餘載矣凌晨則佩劒趨蹡逮夕
則焚膏披詠曾無倦色而臨池潑墨對客揮毫
頃刻數紙字追米蔡詞抗蘇黃詩則拾遺王孟

之閒罔不各臻其妙著作弘多雞林爭售匪獨
海内時髦膾炙齒頰而已嗚呼惜哉憶余往昔
立雪程門宮牆數仞夫子以經緯之才首陟兵
樞再登冢宰旣而四宇肅淸百僚矜式　金甌
協吉仰贊
一人調燮陰陽賡颺典誥雖心力俱瘁而天下稱
誠和焉至於鯉庭稟訓詩禮承家誨之以謙冲
勵之以懃敏公亦孝友惟謹率履罔譽且更羅
致才俊之儒與之濯磨討究皆嘖嘖推公以爲

英邁絶倫不可及也嗚呼惜哉今歲夏杪奄以小疾遽挾飛仙入芙蓉之城賦玉樓之句聞訃驚慟莫知所云天道茫茫誠不可問矣將陳絮酒中厥楚些而夫子峻拒敬述譾陋之詞寫之卷軸莫罄招魂之淚靈其鑒旃爰附之誄而哭之曰

嗚呼公今舍余遽云逝矣哲人其萎梁木其壞矣當茲之世不復覯斯人矣猶憶曩歲交公之始器宇崢嶸胷羅經史偉構如椽眼光透紙文逼先秦

墨花散綺磊落雄奇推倒一世折節讀書虛懷下
士尊卣鼎彝青簾烏几入雅出風得其遺旨恥蹈
齊梁直追正始公之爲學務求其實極深研幾芸
緗祕帙拔萃之姿掞天之筆躊躇滿志淋漓而出
豐沛諸賢罕見其匹
帝頃北巡卜期朔日交龍和鸞方推扈　蹕何期
曦馭濛汜奄即遽作修文永辭　金闕舉朝公卿
僉爲鳴咽
帝亦俯悼歎惋不輟維余夫子元嗣云亡西河抱

痛悽焉以愴泉臺寂寂漆燈未荒余也與公交情
最久世講之誼如足如手驚聞皐呼擗膺疾首慰
我夫子語難以口雲輀載駕淚灑絮酒在天之靈
其亦知否

祭文

嚴繩孫　秦松齡

嗟乎我兄髙閥鍾英神臯毓秀風格鴻騫才華虎
繡早擢巍科在
帝左右

主眷正渥士論方崇共期柄用接跡元功何爲遘
疾遽及於凶嗚呼傷哉兄之文學江河屈注對策
萬言不襲常故玉溪瑋詞金荃麗句寄託所之前
賢却步兄之力學強誦博聞網羅故實穿穴典墳
巾箱細字玉軸高文隨身硯匣到處香芸兄之書
法神姿秀整文敏法華隱居内景心慕手追別出
鋒穎兄於朋友非世間情人或謂狂兄愛其眞人
或謂矜兄賞其淸兄處貴盛門庭簡飭辨色趨朝
日暮下直一二故人明燈散帙徵逐者流見而走匿

嗟余兩人先後締交繩孫客燕辱兄相招下榻高齋情同漆膠迨今十年不忘夊要松齡客楚惠問良厚謂嚴君言子才可取雖未識面與子爲友無何相見遂同故舊去年冬暮今歲春殘繩也奉假齡則去官握手言別此別最難後會何期當筵歔欷別來無幾思我實深兩奉兄書見兄素心尺書在懷重比南金含情未荅聞兄訃音初得凶問謂傳者妄詎此哲人忽至淪喪親故貽書知兄病狀云無所苦笑談屬纊兄來有因兄去有向蓮花西

土玉樓天上嗟余兩人徒懷舊恩山堂為位聊賦招魂木葉夜落空庭晝昏追數平昔憶兄緒言十忘八九取意所存兄善倚聲世稱絕唱周柳香柔辛蘇激亢每言詩詞同古所尚古詩長短即詞之殺南唐北宋波瀾特壯亦猶詩律至唐而暢屈為詩餘斯論未當昨年扈從兄到吳門歸與吾言里俗何喧前人所誇舉不足論吾意有適扁舟水村又到君里山中汲泉落錢冰潔下咽璣圓地脈靈秀應生高賢若雲林生庶幾似焉嗟乎吾兄意趣

莫儔文章山水乃志所留今我哭兄煙水孤舟兄
靈不亡當與我遊二泉清冷不改其流痛兄不飲
長臥荒丘側帽飲水兄集我收歌兄新詞兄尚知
不嗚呼哀哉人孰無死兄年太少以才以德俱宜
壽考兄少尚亡况余輩老及其未死莫負良友傳
兄文章圖兄不朽寢門未哭執紼誰某重趼不能
一介何有悲慟陳詞歆此絮酒

徐乾學

嗚呼造物之楨扶輿之靈胚胎前光間氣篤生孰

天其年不究其用宣聖有言夫人爲慟嗚呼容若
思皇亦世注水丹山難方所自孝友之性允也天
至纔舞象勺已通六藝往年鎖院吾徒相繼秋賦
獻書春卿擢桂僉謂之子宜郄詵第事有不然殆
難意計金張珥貂簡在惟
帝嗚呼容若出入承恩惟幄驂騑左右
至尊遠猷祕議外庭罕聞以其餘閒工爲詩文凡
諸翰墨靡不究論師資之義契話殷勤古風云邈
子也實敦子之求友紵縞弗諼於予乎館如歸永

歎崔駰將老生入玉門喪紀孤穉還復恤存嗚呼
此道於今難言海内相期韋平重代
帝心所屬公望斯在子之不禄吁咄可怪七日不
汗悠悠茫昧此日几筵前日嘉會百年之身罔不
敝壞宜貞而脆問天莫對適然者命已知猶慨嗚
呼容若頓隅重泉遺言靡私益欽子賢
聖情震悼中使來宣子之嚴親痛毒涕漣朋游惘
惘迴腸内煎雖未識子如久周旋子之詩文清新
鮮妍花間草堂尤多可傳都爲一集使就雕鐫吾

徒之責子無懵焉尊酒平生繐帳何懸一歌哀些
淚灑終篇尚饗

韓菼

嗚呼玉美易埋蘭生早凋香熏輒燼膏明忽銷洎
美惟君韻絕神超濯濯塵壒亭亭孤標棹首階緣
凌雲獨豪千秋亦足奈何一朝瑤琴絃斷雅曲寂
寥彷彿平生魂兮可招自君之生相君有子長白
松花祥靈所啓慧過童烏清逾叔寶門是烏衣業
唯青史聯翩中雋一鳴千里　彤墀大對直言豐

亹如誼如賁古人所韙一時汗顏屈於及第方倚鸘鷫而冠鵕鸃文通武達雅志差池拓弓霹靂帶劒䴉鶬鶖宿廬餘暇肆為歌詩蘭畹金荃妙絕一時美人纚繼香草旖旎旿蒙　召試彩筆驚飛墨落猶濕溘焉長辭嗚呼痛哉人惡儁異世疵文雅造物好惡得無同者歎君孤詣於世少可誰其知之調高諧寡羽林十二尺五魁三開時逸興騰水殘山麟趾褭蹄翡翠琅玕偏其探討孔鼎湯盤流水游龍過從朝夕獨共風雨騷人羈客脅肩語耳翕

熱趨走獨出肺肝端士益友以茲濟美足媲伊巫悄悄心勞皇告僕夫佇日絲綸同稱蘇許往往篇章抑塞無語人間敝屣脩促何求

君親罔極中道曷酬知含而視恨不少留無窮忠愛零落山丘燹黍同師東海之門古有四友攸兼於君後先禦侮風義具存燹最拙愚亦蒙齒論慟哭何及收拾遺文琳琅千萬攝取六丁嗚呼一時作者他年外孫芙蓉城主楞伽山人尚饗

朱彝尊



嗚呼曩歲癸丑我客潞河君年最少登進士科伐木求友心期切磋投我素書懿好實多改歲月正積雪初霽紉履布衣訪君於第君時歡劇款以酒劑命我題扇炙硯而睇是時多暇暇輒填詞我按樂章綴以歌詩剪綃補衲他人則嗤君爲絶倒百過誦之迨我通籍簪筆朶殿君侍羽林鮫函雉扇或從豫遊或陪曲宴雖則同朝無幾相見我官既譎我性轉迂老雪添髭新霜在鬢君見而愕謂我太臞執手相勗易憂以愉言不在多感心傾耳自

我交君今逾一紀領契披襟敷文析理若茝在岑若蘭在沚君於儒術繁學博通文詠書法靡有不工康里巙巙李术魯翀泊薩都剌未知孰雄君之勇略侍

帝左右騎則彍雲射必碎柳出師絕漠不憚虎口

乃眷

帝心倚毗良厚當其奮武不知善文及爲文詞不知能軍允矣君子才實逸羣隨陸絳灌異於前聞和氣婉容承顏以孝友于兄弟古昔是傚謙謙者

守温温者貌逆之勿恚順之無傲花間草堂渌水之亭有文有史有圖有經炎炎者進或鍵而扃縫掖之來君眼則青浮醪於瓠盛倉以筆夜合惺忪花散籤帙連吟比調曾未旬日詩刱尚在忽焉輟瑟彝尊月朔謂君尚生問疾而至入巷心怦復者在屋升自東榮魂招不來躑躅屏營寢門既哭容車將騁大泉一枚蠟燭一挺侑以荒詞泣下如綆靈兮有知痛無不省尚饗

翁叔元　曹禾　喬萊

胡士著　蔡升元

嗚呼琢火之喻曩哲之所感懷逝川之傷前人於焉永歎又況處爲家寶出作國楨譽望斯歸朝野共仰者乎先生履孝資忠懷文抱質早年座上倚瓊林之一枝弱歲毫端吐琅玕之六寸三條樺燭彪炳國華五韻金莖咨嗟時匠領南宮之風月搜東觀之圖書會簡庸親入侍帷幄遂階才地直上雲霄適當半千之期正預一雙之選攀龍鱗而排閶闔橫豹尾而護星辰柳侍書之春衣多吟苑裏

馮東陽之瑞錦半賜禁中寄股肱耳目之司負文采風流之望蓋自覆量尺寸精討錙銖泝學海之源流踐詞場之奧窔裴稱武庫縱橫於五兵李號書樓網羅於百氏而又性成好士生本憐才值國家無事之時正海宇承平之日鄴中上客爭遊讌於南皮江左人文盡流連於西邸鸞回鵠顧驚犀管之遙分霧結烟霏看蠻牋之競擘每當早鶯初鴈殘月曉風一聞白雪之音抗乎青雲之上至於行成模楷身為羽儀緜邈清標每符乎簡冊中

和至性不假於弦韋餘事逮夫多能一時傳爲博物校讎金石褚河南之辨古書刻畫丹青王右丞之根夙世美難稱述詞絕名言職繼絲綸方待韋平之拜事留臺閣仍看燕許之封何期君子之惟宜翻訝哲人之不祿崔岐叔之好學空有五千劉眞長之無年纔踰三十數至於此傷如之何駐白馬而風哀望素旗而雨泣尊前共坐誰復類於中郎地下論交必追思於武子肅將薄奠唯冀來歆

王鴻緒　翁叔元　徐倬

韓 焚 李國亮 蔣興芑

高 琯

嗚呼吾儕同年幾人蓋十二三年來離合聚散亦間會哭於寢門不圖今日而來會哭君嗚呼三十擁旄立年公輔君之人地宜其爾也吾不知星岳之降精英於斯人者何意竟乃玉折而芝焚元愷則辛陽才子忠孝則金張奕世君爲相國之家嗣名王之貴胄乃與吾儕著麻衣將脂炬入鎖院以自致於青雲窮經論史研京鍊都旁及於書法繪

事皆臻其絶而殆庶之哲見微藏密深衷遠識無
所不到而尤篤於
君親人第見其愛賢好士致海內之筆精墨妙對
牀風雨竟夕忘疲而不知夫相於之雅相别數稔
相隔數千里而不替其相存人第見夫延陵之入
關髙郵之去國交期生死可以媿谷風之所刺而
不知夫虛懷契託早已聞其聲而交以神而吾儕
之所尤歎仰者敦在三之節備四友之誼蓋後先
禦侮於吾師之門因推以及於吾儕也不以其迹

之數與疎而為故與與新嗚呼君之信於朋友如是也天下後世亦可即是而知其為子與臣然則君之存歿所係者其重矣而豈止於一身君之疾既亟有問疾者語不及他賦詩言志惟匡濟之殷殷君之自許者固已感會於

至尊向者將老其才以大用也而豈意夫昔人之言而不可信者仁者壽恭則壽之云惟君入侍帷幄出參扈從從容祕議雲霄之上蒼生有陰受其福而不知者又宜其餘祉之未有艾也而與善之

理難問之於上帝之九閽

至尊以君之病使院醫數輩守視令日以其病之增減報旣而爲處方藥賜之而君已不能下咽矣聞訃震悼中使攜湩酪致奠恩數優渥相國以中年哭壯子不勝慘惻見者爲之流涕潺湲而海内風雅之士尤咨嗟懊喪痛珠盤玉敦之失主盟嗚呼吾儕同年之情所可得盡者惟有生芻之束哀些之陳而言之無次不足以當君之一顧殊有負於安仁之作誄宋玉之招魂尚饗

姜宸英

嗚呼國之璠璵家之騏驥曷不少延而厄其至自兄之死無知不知而驟聞之鮮不涕洟況我於兄其能不悲我始見兄歲在癸丑時纔弱冠叩無不有馬賦董策彈丸脫手拔幟南宮掩芒北斗兄一見我怪我落落轉亦以此賞我標格人事多乖分袂南還旋復合并於午未間我蹶而窮百憂萃止是時歸兄館我蕭寺人之祈祈笑侮多方兄不謂然待我彌莊俯循弱植恃兄而強繼余憂歸涕泣

瀰瀰所以腆賻憐余不子非直兄然太傅則爾趨庭之言今猶在耳何圖白首復遘斯行惻憤懷歎著作之庭梵筵棲止其室不遠縱談晨夕枕席書卷余來京師剌字漫滅舉頭觸諱動足遭跌見輒怡然忘其顛蹶數兄知我其端非一我嘗箕踞對客欠伸兄不余傲知我任眞我時嫚罵無問高爵兄不余狂知余疾惡激昂論事眼瞪舌撟兄爲抵掌助之叫號有時對酒霎涕悲歌謂余失志孤憤則那彼何人斯實應且憎余色拒之兄門固扃

充兄之志期於古人非貌其形直肖其神在貴不驕處富能貧宜其胷中無所厭欣忽然而天豈亦有云病之疇昔信促余往商略文選感懷悽愴梁吳與顧三子實來夜合之詩分詠同裁詩墨未乾花猶爛開七日之間玉折蘭摧嗚呼已矣宛其死矣我將安適行倚徙矣世無兄者誰則容我爲去爲留無一而可兄今不幸所欠者年其不亡者樂府百篇詩詞蘊藉書體精研吾黨詮次以待劂鐫生而克才爲

天子使歿而名垂以百世俟茫茫大造幾人如此魂之有知永以無傷嗟二三子是亦難忘

顧貞觀

嗚呼吾哥其敬我也不啻如兄其愛我也不啻如弟而今舍我去耶吾哥此去長往何日重逢何處不招我一別訂我一晤耶且擗且號且疑且愕日晻晻而遽沈天蒼蒼而忽暮腸慘慘而欲裂目昏昏而如瞀其去耶其未去耶去不去尚在夢中而吾兩人俱未寤耶吾哥去而堂上之兩親何以爲

懷鄉前之弱子何以爲怙　輦下之親知僚友何以相資益海内之文人才子或幸而遇或不遇而失路無門者又何以得相援而相煦也欲狀吾哥之生平既聲淚俱發而不忍爲追惟欲述吾兩人之交情更聲淚俱竭而莫能爲覼縷蓋屈指丙辰以迄今兹十年之中聚而散散而復聚無一日不相憶無一事不相體無一念不相注第舉其大者言之吾母太孺人之喪三千里奔訃而吾哥助之以麥舟吾友吳兆騫之厄二十年求拔而吾哥返

之於戍所每贛言之數進在總角之交尚且觸忌
於轉喉而吾哥必曲爲容納洎讒口之見攻雖毛
裏之戚未免致疑於投杼而吾哥必陰爲調護此
其知我之獨深亦爲我之最苦豈兄弟之不如友
生至今日而竟非虛語又若爾汝形忘晨夕心數
語惟文史不及世務或予衾而我覆或我觴而子
舉君賞余彈指之詞我服君飲水之句歌與哭總
不能自言而旁觀者更莫解其何故又若風期激
發慷慨披露重以久要申其積素吾哥旣引我爲

一人我亦望吾哥以千古他日執令嗣之手而謂
余曰此長兄之猶子復執余之手而謂令嗣曰此
孺子之伯父也嗚呼此意敢以冥冥而相負耶總
之吾哥胷中浩浩落落其於世味也甚澹直視勲
名如糟粕勢利如塵埃其於道誼也甚眞特以風
雅爲性命朋友爲肺腑人見其掇科名擅文譽少
長華閥出入 禁籞無俟從容政事之堂翺翔著
作之署固已氣振夫寒儒抑且身膺夫異數矣而
安知吾哥所欲試之才百不一展所欲建之業百

不一副所欲遂之願百不一酬所欲言之情百不一吐實造物之有靳乎斯人而并無由畢達之於君父者也猶憶吾哥見贈之詞有曰一日心期千劫在後身緣恐結他生裏又曰惟願把來生祝取慧業同生一處嗚呼又豈偶然之言而他人所得預者耶吾哥示疾前一日集南北之名流詠中庭之雙樹余詩最後出讀之鏗然喜見眉宇若惟恐不肖覩之落人後者巳矣伯牙之琴蓋自是終身不復鼓矣何身可贖何天可籲音容儼然泣涕如澍

再世天親誓言心許䰟兮歸來鑒此悰愫

梁佩蘭

嗚呼我離京師距今四年此來見公歡倍於前留我朱邸以風以雅更築閒館淥水之下仲夏五月朱荷繞門西山飛來青翠滿軒我念室家南北萬里不能即歸暫焉依止公爲相慰至於再三謂我明春同出江南公昨乞假　恩許休沐靜披圖史閒聆絲竹頃復入侍

上臨乾清諭以奏賦振筆立成

上嘉曰才惟爾進士金鐘大鏞廟堂之器四方名士鱗集一時塤篪迭唱公爲總持良宵皓月更賦夜合或陳素紙或倚木榻陶觴抒詠其樂洋洋詎傳公來顛倒在牀始猶狐疑少焉而信已而奄然天不可問嗚呼公生相門官列貂璫當世通顯誰與比量才合文武實天賦畀不盡其用亦因時爾萬仞壁立以置其身大塊囊括不遺一塵其志廣淵其氣磅礴自樹丰骨有廉有鍔與人相接琅然玉琴洎乎論交斷然堅金不尚貴遊而好蓬蓽微

言徹心長嘯撫劒英爽俊健朋輩無前霜落之林
蒼鷹摩天黃金如土惟義是赴見才必憐見賢必
慕生平至性結於
君親舉以待人無事不眞所爲詩詞緒幽以遠落
葉哀蟬動人悽怨嗚呼四時之氣秋爲最悲公本
春人而多秋思大化冥冥默運終始公之不長諒
或此理天耶人耶是耶非耶在朝在野何人不嗟
斯文之哀吾道之喪公既如此吾屬何望嗚呼天
有傾迴地有缺陷草木黃萎金石銷爛陰陽闔闢

出入之門鬼神往來生死之根譬之冰雪其初爲水水固非一冰雪非二當其爲水居然峨峨當其爲雪色映玉珂返乎其初冰亦無有謂之太虛誰測先後公在世間其心皭然玆抗雲表諒鑒余言尚饗

通志堂集卷十九

通志堂集卷二十

附録下

輓詩

徐元文

有儀者鸞何翩斯頳有祥者麟何角斯摧蘭芝晨隕楸檟暮開萬化奄盡愴矣其哀

又

之子國彥夙章芳問請業虎闈禮舉義振展策璇墀金相玉潤心乎愛矣古訓用競

又

帝曰爾才簡衛左右入侍細旃出奉車後信著闕廷才軼倫耦退沐有時念結師友

又

子之親師服善不倦子之求友照古有爛寒暑則移金石無變非俗是循緊義是戀

又

灼其春華詎曰非實殷其膴仕詎曰非當奮于高閥儒素是飭言有慨慷情無矯飾

又

子兮能孝乃棄晨昏子兮能忠不究　君恩飄零

翰簡寂莫琴尊陳迹終往朗譽長存

又

玉樹土埋昔賢所痛曾是斯人而能不慟黯然風

回悲哉日靄欲歌難終惟情之癦

彭孫遹

茂陵遺草尚如新寂莫空堂撤瑟辰花拂茵簾偏

易萎玉埋丘隴竟何因鄭莊驛舍生秋草荀令香

爐裊晴塵多少龍門舊賓從筵前漬酒各霑巾

嚴我斯

經年出入傍宸居瀟灑襟期物外疎馬蹋花香金騕褭硯承仙露玉蟾蜍趨朝秘殿垂清珮退直閒窓看道書歎息文園多病後秪今誰似漢相如

又

小築花間舊草堂芙蓉爲帳墨爲莊交遊座上多縫掖檢點詩篇愛晚唐緱嶺吹笙人獨往山陽聞笛自神傷可憐塵世元如夢好輾飇輪出大荒

又

花落空階月到軒每從佳日憶西園種來仙草難
蠲忿燒盡名香不返魂賦鵩可堪悲賈傅買絲眞
欲繡平原懸知慧業生天上人世蜉蝣且莫論

又

通志堂前勝事多好春時節一曾過興來欲跨仙
人鯉客到還攜道士鵝感舊故交惟有淚傷心市
上不聞歌池塘一帶頻回首秋雨瀟瀟落芰荷

孫在豐

最憶東堂日芙蓉鏡有君絳紗吾豈敢玄草爾多聞抗節凌千古登壇樹一軍猶餘十年夢風雨泣斯文

又

落落君懷抱交情澹始眞世人成鹵莽吾道歷荆榛自覺盟心在誰論會面頻三年兩見汝今日黯傷神

王又旦

家承公輔貴班列近臣高閒氣標千古淸聲徹九

阜玉樓飛藻續仙樂奏雲璈何遽觀齊物丁年自解弢

又

於今推大雅能不念修文泛愛無遺物高懷自軼羣綠尊空玉露縹帙散香雲竟掩宣尼袂傷心處處聞

又

宇宙堪長歗雄才更有誰星精原久照石火歘相移甲第榮三策勳名邁貳師獨來賓館客想像動

餘悲

又

夙昔頻相許神交託此心春風迷紫陌夜月杳青岑舊榻琴聲冷新松劍氣陰凄涼萬里餞援筆有哀吟

喬萊

每插金貂謁紫宸十年帷幄最親臣只今三殿星班裏無復朱衣上直人

又

彎弓下筆事難兼天授奇才賦予偏七萃橫行霄漢路承恩獨自奏甘泉

又

遺文金石半銷亡好古冥搜雅擅塲他日若爲人物志好將名姓繼前楊

又

文采風流劇夢思寂寥吟院冷書池時無暈碧裁紅手一曲猶傳樂府詞

又

時開賓館倒芳尊愛士情同挾纊溫華屋山丘三歎息不堪騎馬過州門

又

長埋玉樹嗟何及遽掩金刀痛莫追一慟寢門人歇絕山陽詩酒更何時

秦松齡

臥病空山暑未闌奉君書札勸加餐含情欲報聞君死尺素重開雪涕看

又

爭說新恩寵賚頻八年宿衛一親臣朋遊聚散尋

常事端爲　朝廷惜此人

又

家世由來近斗魁螭頭橐筆羨多才春風馬上詩

成早知是甘泉侍宴回

又

烏絲闌紙薄如羅破體書成小令多南國空傳紅

豆曲畫堂誰賦雪兒歌

又

奉使龍沙路幾千歸來身在屬車邊平隄夜試桃花馬明日　君王幸玉泉

又

容易秋笳絶塞回千金不惜爲憐才可憐季子前年死墓上今誰掛劍來

又

去年扈從到吳門只愛扁舟泊水村今日哭君何處是楓橋秋雨又黃昏

又

淥水亭幽選地偏稻香荷氣撲尊前夜闌怕犯金吾禁幾度同君對榻眠

又

顧生老友客平原姜子相知比弟昆自憐白髮江湖外不得同渠哭寢門

又

黃菊還開舊日叢花間難與故人同秋燈共下傷心淚只有桐江一釣翁

徐秉義

珥貂隨緌仗簪筆侍長楊盛業須鍾鼎升朝倚棟

梁臨池追小晉掞藻逼中唐箕尾身騎去名留天

壤長

又

好文常下士別館傍平津囊著千秋業尊開四座

春斑衣娛尚父緌筆駭詞臣扈從曾相遇誰知永

訣人

又

晉容殊未杳萬古隅同遊浩氣還閶闔悲思動

冕旒玉珂槐里月素紼槿原秋欲報心知意河源作淚流

朱彝尊

驟聽黃雞唱驚隨白馬來百年嗟輟瑟五夜尚銜杯泉下知安往人間信可哀退朝憐相國封篋忍重開

又

通籍題璽筆承恩換鶡冠射烏連矢發走馬萬夫看禁直昏鐘入廊餐午箭殘傷心倚閶望東第少

歸鞍

又

出塞同都護論功過貳師華堂屬纊日絕域受降時悽惻傳天語艱難定月支斂魂猶未散消息九京知

又

屈指論交地星終十二年斯人不可作知己更誰憐翠漸深門柳紅仍膩渚蓮舊遊存沒半悽斷小亭前

又

主客披圖得雲煙過眼諳吟花成絶筆聽雨罷深譚畫裏韶顏在尊前麗語耽憑將腸斷句流轉到江南

又

別悔從前易途傷此日窮迴腸歌哭外搔首寂寥中跡埽孤生竹枝摧半死桐自今觀物化不詆釋門空

姜宸英

去去終難問人間有逝波未酬前夕話已失醉中
歌萬事一朝盡千秋遺恨多平生知己意惟有淚
懸河

又

自遣秦和至方知二豎牽禁方親賜與　天語更
纏緜祇欲酬明義何關恃少年他時無限恨悽惻
少人傳

又

侍從張安世名家晏小山承恩惟宿衛適意在花

間客至同開卷朝回只閉關心期如有託寂莫去塵寰

又

意氣嗟如昨亭臺本自幽非無感慨士不少老蒼流坐對殊方哭生懸萬古愁竹林哀自響爲爾起悲秋

又

奉使屬當年提戈絕域邊射生供宿膳鑿地出山泉宛馬終來漢星槎直到天俄聞中使告慘澹素

帷前

董闇

所思人已往悵望逐流波畧結生前識空悲死後

歌報　君明義重愛士感恩多應有枯魚淚相過

也泣河

又

曲徑風悲竹高門雲過山修文入天上慧業出人

間塵滿書連幌琴虛月映關惟餘樂府意瀟灑寄

區寰

梁佩蘭

侍衛身名貴朝端禮數優鶡冠隨豹尾雞舌傍螭頭氣足雄三輔人言似列侯還聞奏詞賦官欲上瀛洲

又

宴會猶前日韶華已早朝忍留丞相府不見侍臣貂風雅真淪喪乾坤半寂寥戟門丹旐影一片冷蕭蕭

又

少小矜才思同時歎絶倫五雲瞻日月三策對天
人掣筆香垂露看花鳥弄春于今那得見天上作
星辰

又

几榻交新網圖書蹟舊紗尚巢紅幕燕誰護錦堂
花親淚深霑血

皇恩特祭茶北城當日暮凄切更聞笳

又

仗節啖龍日關前柳正黄去馳千里馬行逐六羸

王沙磧圍氈帳山川畫虎囊功成人不見地下報
君王

又

不死靈娥藥無人奉一盤竟騎蝴蝶去誰作馬蹄
看繡服蒙金骨銀燈照玉棺素車千萬乘殯日送
雕鞍

又

佛說楞伽好年來自署名幾曾忘夙慧早已悟他
生舍利浮金掌毘耶出化城賞吟風月在一碧萬

峰明

又

日有貧交在緣君昔共親尊前蘭渚客花下藕溪人檢集繙千徧登山哭萬巡不堪腸斷處墳種白楊新

又

軒冕曾無意逢人說馬曹太行知勢險北斗按心高筆墨留縑素雲霄想羽毛精靈如不散一爲降旌旄

又

嶺外遺書札論交閱有年極知余薜荔相勸客幽燕氣誼無千古胸懷實大賢豈期觀物化新冢象祁連

又

飲水題詩卷行邊展畫圖一爲雲雨散幾處友朋孤淚作天河落心將塞草枯平生無此哭不是爲窮途

又

生死原無著枯榮却自分樓臺看落日車蓋歎浮雲鳥影當前過鐘聲昨夜聞芙蓉朝萎謝零露更紛紛

徐釚

共羨金安上韶年拜奉車如何奇木對翻作茂陵書詩思花鈴寂　君恩藥裹餘應知謝太傅不忍顧階除

又

新原俄宿草殆韻咽槐風犀塵沈泉壤金貂感侍

中劒蓮秋匣斷香穗晩篝空愁殺登牀日冰絲暗

綠桐

徐嘉炎

劒花沈處筆花枯白玉樓成事有無妖夢琅邪亡
長孫傷心郢縣育童烏頻年宿衞天關迥萬里驅
馳絶塞孤風雨奉車誰得似秦松魯檜昨秋途

又

蘭畹金荃早擅場曾開銀牓舞霓裳篇章好續尊
前集丹藥難逢肘後方可有甜波來白海空傳鮫

淚泣黃腸堪嗟北斗闌干候結束飛塵入建章

又

蕭齋天際想眞人形影曾忘贈荅頻每讀新詞標
側帽驚聞遺計忽霑巾孤鸞舞罷方纏恨別鶴絃
摧更愴神玉樹臨風埋著土不堪萬里獨生春

又

樂府花間著作林南朝宮體識餘音玉笙吹徹含
愁句錦瑟傳將惜別心三變遺聲銷柳七九原同
調得陳琳謂迦陵塡詞妙手今冷寂中散當年痛撫

琴

周清原

嘉樹生朝陽 陸機 式瞻在國楨 任昉 上凌青雲霓 司馬彪 承露槩太清 曹植 何意迴飇舉 曹植 恍惚似朝榮 鮑照 落英隕林趾 潘岳 黃鳥爲悲鳴 陸機 杳杳落日晚 鮑照 昭昭素月明 王粲 有懷誰能已 顏延年 寤言涕交纓 陸雲

又

眷言懷君子 謝靈運 悽愴傷我心 阮籍 弱冠參多士 鮑照 邦彥應運興 陸機 既通金閨籍 謝朓 懷抱觀古今 謝靈運 詩書敦

夙好翰墨久謠吟（陶潛）蔚若朝霞爛（陸機）清如玉壺冰（鮑昭）形影忽不見（曹植）思君徽與音（阮籍）

又

世冑躡高位（左思）十載朝雲陛（謝朓）託身承華側（陸機）列侍紫宮裏（左思）夕息旋直廬（陸機）晨趨朝建禮（沈約）延納厠羣英（謝靈運）賢達不可紀（謝靈運）舒文廣國華（顏延年）清機發妙理（曹攄）賦詩連篇章（劉楨）遺音猶在耳（潘岳）

又

振衣獨長想（陸機）徙倚懷感傷（十九首）翰墨有餘跡（潘岳）茵

幬張故房潘岳賓友仰徽容陸機清埃播無疆謝瞻千載垂
令名江淹一絶如流光傅咸碧樹先秋落江淹零淚霑衣裳
謝靈運慘愴發哀吟張緒長歎不成章謝靈運

李澄中

素旐青門去良朋白馬來修文終地下射虎果雄
才寂寂歸幽室冥冥閉夜臺平生游覽處觸境總
堪哀

又

應待蝸頭筆翻依豹尾旗楓宸名久著薤露世堪

悲山雨侵靈几秋風冷繐帷格心憐屬國溫語九
泉知

徐樹穀

終賈齡方茂文星遽掩芒鳳憐毛忽隕麟惜趾偏
傷扈輦恩何渥傳經澤未忘如今繐帷處前夜讀
書堂

又

花滿春江曲凌雲遇最先清詞繁玉露彩筆麗金
荃磨盾才原敏臨池灋更妍斯人今不起大雅復

誰傳

又

器本青雲秀情逾白玉温嗜書留祕帳執禮到夷門瞑帶辭親淚行迷戀闕魂祇餘芳宴地冷月下西園

又

每出平津館常來杜曲車論心雙跡外投分十年初寧忍聞鄰笛空憐檢篋書迢迢天上路望絶玉樓居

徐炯

慘澹郊原色槐風咽暮篛土中埋玉樹天上別靈槎古道通門舊高文舉世誇言尋讀書處涕淚灑

青霞

又

昌寓曾驂乘中屠試蹴張應知從細柳時復獻長楊萬里金騕褭三河繡裲襠鞾鞍留白羽還憶落

雙鵠

又

市駿能憐骨雕龍解作鱗臨邛邀倦客堂阜脫羈
臣夢斷香蓮幕心摧宿草輪平原如可繡花簇趙
州春

又

龍𧕿三臺札繁華四姓侯城南推韋杜江左擅風
流覓謝烏皮几空懷紫綺裘芙蓉城畔路應與曼
卿遊

王九齡

射策當年上馭娑久瞻才望鬱嵯峨文章夢吐揚

雄鳳揮灑書籠逸少鵝流水朱絃能和寡傾身白屋感恩多長埋玉樹眞堪恨歎息惟應喚奈何

陸肯堂

相國生才子傳家實象賢盛名嗟歿後餘事憶從前鳳穴千尋起龍門百尺懸致身由甲第拔藻正丁年赤管輝煌日青雲指顧邊旣來香案吏應作玉堂仙命豈文章厄官仍禁近聯獨蒙　恩眷注常與

帝周旋暫出煩驂乘歸來侍　御筵風前看側帽

花外聽鳴鞭單騎廵邊去雙旌報命還乞降言果驗勞使　旨曾宣世儘誇騰踔公猶感伏跧讀書彌折節下士或隨肩東閣時方啓西園客屢延歲輸千匹絹月俸一囊錢有譽皆邀賞無才不受憐例從文選起語自衍波傳手著都成集分鵰每絕編時時開玉笥一一志金荃眞覺才難盡從知嗜獨專門風資濟美物望倚陶甄榮穎寧關數蒼茫欲問天百身餘悼惋一病竟沈緜私痛驚飛鵩餘哀咽亂蟬風流今已矣勛業卜終焉澤被

皇仁厚天敘至性全治喪優詔許宅兆故侯遷落
日山陽笛秋風中散絃執鞭空有願接席永無緣
脈脈愁孤劒沈沈奈九泉異時看史筴畫像在凌
煙

吳自肅

不盡酬知意蘭階脈脈通聯牀思夜雨懷刺憶春
風忽促斯人駕應憐吾道窮傷心歌楚些無處問
蒼穹

又

人方推國士天竟妒奇才遺稿留神護招魂動鬼哀花間堂尚在枕畔夢還來珍重西河淚無勞灑夜臺

鄒顯吉

風雅應千載知交僅幾人一編遺側帽再讀倍霑巾投分忘車笠傷心慰賤貧從茲蘭蕙氣香散不堪紉

又

不覺衡門裏飄零淚暗傾死難忘

帝眷生不媿朋情曉箭聽青瑣寒宵話白蘋回思當日事悵望暮雲横

楊　輝

忽得騎虬信愴然欲斷魂盛名猶在世大雅竟誰論風雨懷前喆存亡感舊恩天心不可問清淚泣黃昏

吳　雯

頻年京洛感衣塵本自横汾舊隱淪忽以海南題柱客浪傳河上緯蕭人感因道德文方古氣爲文

章意益眞許爾千秋是知己傷心便作九原身

又

片語端能訂久要合歡花下和吹簫琴尊笑語違三日帬屐風流隔六朝豈敢再過丞相府惟應常夢侍中貂夜臺先有阿蒙在且省茫茫怨寂寥

又

早年聲譽重瑤林中歲承恩紫禁深安世詩書尊扈蹕元成閥閱競冠簪文章頗厭當時望事業終懸薄海心哀樂隨人從不敢爲君特地一霑襟

又

十載曾聞幼婦辭願將銀管寫烏絲愁當鷓鴣爭傳處痛在玲瓏再唱時舊譜漫教蟲網徧閒情空有笛人知從今錦字休零落一認弓衣也淚垂

邵錦標

棨戟仍排戶圖書已鎖門淒涼看白旐容易哭黃昏高壠栽新柏前山出斷猿巫陽不可問何處欲招魂

劉雷恒

脩短偏難問碧虛哀音忽寄北來書清門有種承
合席仙牒無情泣奉車

又

輦路相逢眼倍青寒廬抱影歎伶仃客愁日暮迷
雲樹不道秋風墮歲星

又

贈言揮手託風輪懷袠相依便面親難禁秋來開
什襲墨痕黯瀋淚痕新

又

唾珠咳玉積千函側帽新詞恣美談若鑿幽思懸
冀北夜臺須唱望江南

宋大業

英賢分岳秀才子稟星精尺五家聲遠奎三氣象
横文章推小許經術重元成射策登先甲摛華擅
兩京銀鉤書勁美銅鉢句鏗鏘好學心逾切撝謙
志不盈八叉新詠就三影麗詞清下士常延譽憐
才有鑒衡解衣欣贈紵置腹感推誠公望諧時論
疇咨繫

聖情方看朝旭曜俄歎夕陽傾玉樹埋何痛金徽
顯不鳴人間逝水急天上賦樓迎兩冷書銷蠹魂
迷夢泣瓊孤寒摧廣厦寰宇失連城世講關情重
衛哀薦一觥

輓詞

蔡升元 滿江紅

年少翩翩早曾到曲江筵上春堤畔金鞭玉勒桃
花初漲射策舊看飛上苑承　恩特賜趨仙仗記
星班常在　御屏風香煙傍　供奉曲清平唱校

獵賦長楊壯羨風流文采鵰翎虎韔驂乘却陪梁
父禪乘槎直溯天河浪歎從今三殿少朱衣空惆
悵

又

珠履三千渾不數雕龍繡虎曾幾日分題刻燭移
商換羽一片玉河橋畔水數聲金井梧桐雨最淒
清聞笛向山陽人何處　座上士松枝麈尊中酒
花間度剩荒烟蔓草銷魂難賦淥水亭邊賓從散
烏衣巷口衰楊舞縱蠻箋十樣寫新詞何情緒

又

躍馬彎弓偏彩筆能工綺語都付與雪兒檀拍異才天賦坐上朱絃清悄韻曲中紅豆相思句正柔腸譜到斷腸詞春無主　山月暗烏啼曙銀燭灺風吹露歎晨曦易夕人琴已去燕子樓頭紅粉淚杜鵑聲裏黃昏雨只免葵一片對劉郎悲前度

沈朝初 滿江紅

搔首青天問底事偏嫌才子休比似彩雲易散琉璃多脆璞玉渾金人卓犖裁雲縫月詞清麗想歲

星不耐住黃塵人間世　斑虬管文鸞騎蓉城主
璚樓記逐羣仙上下大荒遊戲哀笛斜陽愁客聽
孤琴流水爲君碎忍埋將瑤樹向青山情何已

又

蘭錡家聲傳朱戸棨同伊陟記早歲五雲臚唱鄴
林射策鳳詔揮毫螭陛下龍津侍宴雞翹側掌期
門三十侍中郎承恩澤　桃花騎蜃珂勒蓮花鍔
鮫魚室羡禁中頗牧烽消沙磧玉塞功名追定遠
金城方略思充國待他年鐵面畫麒麟生顏色

又

內殿春晴給筆札金門奏賦凌雲氣

至尊親賞文場獨步紫鳳天吳光璀璨珊瑚寶樹

枝回互問年來待詔滿公車誰堪伍　頌酒德歌

琴緒冠柳集生花句更墨池筆冢跳龍臥虎豈羨

毫從江令足還期衮待樊侯補任蒼生望絕士林

悲摧天柱

又

駿馬臺邊更別築麴林高館勤吐握孔融坐上賓

朋常滿寄遠爭投青玉案分題競滌紅絲硯算蘭亭梓澤舊風流今從見　南皮會西園讌張融麈表宏扇笑臣饑索米幾同游衍魚鳥無依山海竭芝蘭空歎泉臺掩篋巫咸楚些漫招魂歸來晚

高　裔　江城子

日餐沆瀣飲金莖擅科名上蓬瀛却爲多才侍從擁霓旌桂殿芝房曾出入俄不見總傷情　羲和飛轡幾時停夜臺扃杳冥冥憶昔邊疆萬里請長纓待到歸降人已歿宣詔諭九泉聽

華鯤 滿江紅

生死悲歡總莫向先生浪語只應是禪關悟錯未圓初地宿世多聞餘慧業回光一念諧塵邀問匆匆三十一年中聲何譽　完業果王侯第償情債君親誼也隨他功名詩酒等閒游戲著處因緣都舍却本來面目今猶記認茅菴未冷舊蒲團還歸去

俞兆曾 洞仙歌

靈祇何意送謫仙歸去尋徧蓬萊舊時侶歎飄飖

高舉後假翼鄰登凝雲散何自要迴天路　依然
闌檻外栁碧花香簾鎻清陰鎮如許問新來倚妝
遥夢側帽徵歌淒涼付一霎西窓風雨已髯毀柯
摧涕霑襟忍想到山前白楊零語

又

英英灼灼羨敷華摛藻珥筆登朝德星耀記蕊宮
珠牓列林店霑紅吟情在暖日濃烟芳草　君恩
稱異數珍重還留　御案邊傍把書校算隨他閒
依玉署卧老花磚何如是侍從長楊春曉每抵得

東華曙光寒對落月疎星句成清悄

又

秋來校獵向千山飛箭一發雲中墮雙鴈遇太平
天子日塞北江南巡游地長在龍旌前面　銀鞍
珠絡馬繁弱初彎蹄觸金飈疾于電視沙堤獸肥
草淺木脫霜濃鷹瞵細呼上臂韝聲健便蹁躚摧
叢晚來歸還覓到塡詞碧琉璃硯

又

天涯倦旅憶長安巷陌鞴蕩漁人眼青白却阮囊

羞澀候蕩子心情偷聲譜製就木蘭花闋　東皇舒霽色賭酒分題小院熏爐篆香爇任才人揮毫展彩拂麈雄談移情問江上暮春三月經幾度蠻箋寫烏絲渾不似彤墀珥金貂客

又

梅梢烘破恰燒燈庭院絶塞羈人乍相見更曲闌香徑外一笑掀頷而今數多作玉樓吟伴　三年重到處浣罷征塵旋續南皮向時讌怪歸帆芙蓉湖外纔了鶯花濃陰際懊惱將離開徧剛卸却荷

衣逐羣芳又夢斷金華子規啼怨

又

紅雲送煥報　鸞輿初駕整頓飛黃已多暇喜合歡含蕊早占取幽芬桃花紙寫到閒情夜夜　堪悲能幾日冷逼虛堂星隕山頹閉長夏縱　天家神方屢賜中省頻來難留住夢逐夕陽西下但檢取遺編再三看空望絕瑤池羽衣多化

通志堂集卷二十